

期三第

任主鶴獨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南啟蘭書館藏 海上



編輯贅話

記者



古今的書籍。真是浩如烟海。所以無論那一個人。斷沒有完全讀過的。投稿家倘然有心抄幾篇來嘗試嘗試。編輯的論不定一時被他瞞過。讀者如其在本雜誌上發見抄襲的文字。務宜惠函示知。能把證物一并寄下。尤為感激。本社當將抄襲家的姓名據實宣布。並且就把這筆酬金送給報告的先生。

本雜誌第四期增加材料三分之一。以答愛讀諸君的熱忱。所取的材料篇篇警策。篇篇有味。小品文字如『螺螄嫁蝗螂鼓詞』。『奇怪照片之說明』。『新罵閻羅』。『幻術叢話』。『上海奇怪人』等多是很有精采的。小說如獨鶴的『汽車與貧民』。又滑稽又新穎。西神的『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說一個浪漫女士竟有十三個情人之多。老談的『瘋人日記』。諷刺時事。膽慮的『雄媳婦』。使人慨惋。澹齋的『最後之覺悟』。陳義很高。海上說夢人的『新歌浦潮』亦愈做愈有精采了。

本雜誌第一期雖然校對過幾遍。但是錯字依然難免。現在更正幾個在下面。如第五八頁紅命意之推測第五行。山陰二字。誤排『陰山』。新歌浦潮第十三頁第七行第十八字。人字誤排『兒』。補白禹鐘詩。感萬端誤排『萬感端』。請諸位讀者代為改一改。



第三期目次

插圖

五彩銅版精印插圖……………	「秀卿」
五彩銅版精印插圖……………	「奇怪照片」
紅閨福新開篇……………	朱楓隱
社會閒評……………	嚴獨鶴
新罵閻羅……………	劉豁公
諧文二則……………	程瞻廬
幻術叢話……………	嚴芙孫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滑稽詩四首……………	程瞻廬
小說點將錄……………	大膽書生
彩票毒……………	程瞻廬
海上打油詩……………	戚牛飯
塵塵談鬼……………	陳小蝶
歌場瑣聞……………	一葉

□ 短篇小說

汽車……………	馬二先生
狹窄的世界……………	徐卓呆
留學生(二)……………	嚴獨鶴
十三個情人對面觀……………	王西神
老鴛式的丈母……………	程瞻廬
紅……………	張碧梧
滑稽問題……………	鶴羣盒

□ 長篇小說

新歌浦潮……………	海上說夢人
-----------	-------

第三回

怕老婆孔子文受氣
訓劣子周樹雄發威

紅閨福新開篇

朱。福。隱。

五。月。榴。花。似。火。紅。紅。樓。一。角。夕。陽。
中。樓。前。窈。窕。紅。窗。啓。中。有。佳。人。
字。小。紅。上。穿。着。時。式。紅。綾。衫。子。俏。
下。繫。着。羅。裙。八。幅。石。榴。紅。髮。邊。
是。紅。藍。鑽。石。光。芒。射。襟。前。是。一。朵。
紅。蘭。掛。正。中。兩。耳。是。下。墜。一。雙。紅。
瑪。瑙。兩。臂。是。紅。玳。霞。嵌。就。釧。玲。瓏。
天。生。成。紅。顏。綠。鬢。千。般。媚。最。難。

紅閨福新開篇



汽車

馬。二。先。生。

潘澤奮從衙門回家來。一團的高興。對他的太太說。『天下事。真。未。可。預。料。金。總。長。前。天。纔。到。部。今。天。便。又。辭。職。了。』太太說。『他。辭。職。了。誰。接。他。的。任。呢。』澤奮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來。笑着說。『也。不。知。是。那。一。位。在。公。府。裏。一。力。保。舉。我。說。我。才。堪。大。用。竟。要。教。我。代。理。部。務。』太太聽了也笑逐顏開的說。『啊呀。這。樣。說。我。得。給。你。道。喜。了。』澤奮也笑說。『不。敢。當。人。家。還。要。給。你。道。喜。呢。』太太問。『命。令。呢。』澤奮說。『明。天。便。可。發。表。現。在。……』一。句。話。未。完。早。見。一。個。僕。人。從。外。面。走。進。來。回。說。『本。衙。門。的。李。大。人。和。陳。太。人。還。有。高。老。爺。史。老。爺。都。來。道。喜。』澤奮吩咐。『請。在。小。客。廳。裏。坐。罷。』僕。人。應。

汽。車

一

紅閨福新開篇

汽 車

二

得。一。點。櫻。桃。小。口。紅。這。時。間。身。坐。
紅。梨。沙。發。椅。紅。頸。手。托。想。心。胸。
奴。是。紅。閨。生。長。年。三。五。終。日。裏。刺。
鳳。描。鸞。事。女。紅。既。無。那。紅。線。神。通。
工。盜。盒。又。沒。那。梁。家。紅。玉。糾。桓。風。
不。屑。學。紅。娘。傳。東。鶯。鶯。女。更。恥。
效。紅。拂。私。奔。李。衛。公。一。自。紅。鸞。星。
照。命。夫。婿。是。怡。紅。公。子。貌。相。同。
家。財。是。粟。紅。貫。朽。堆。倉。庫。門。第。是。
玉。帶。紅。袍。累。葉。中。住。的。是。綠。水。紅。
橋。名。勝。地。用。的。是。紫。檀。紅。木。製。精。
工。吃。的。是。黃。梁。白。粲。紅。蓮。稻。穿。

了一聲。出去了。澤舍一面喝了兩口茶。也急急忙忙的到前邊習客去了。

太太一個人坐在房裏。越想越喜。便喚他最得意的一個乳媽進來。却見乳媽手抱着他最小的女兒。用手輕輕地拍着。因低聲問：「寶寶睡着了嗎？」乳媽點點頭。也悄悄地說：「可不是爲和他哥哥要一個梨。沒有給他。哭了好一會。好容易纔哄着了。你叫我有什麼事呀？」太太因笑着說：「你知道嗎。大人明天代理部務了。」乳媽問：「帶什麼布啊？」太太笑說：「你真是個鄉下人。代理部務就是升總長了。」乳媽也笑了說：「啊。敢是我們大人升官了。這得給你道喜呀。」太太說：「你忙什麼。橫豎明天他們都得進來道喜。你和他們一塊兒道喜罷。」乳媽又笑道：「這就好了。你可以坐汽車了。記得前次你向大人要汽車。大人說是必得做了總長纔有汽車坐。這

的。是。魯。縞。齊。紈。蜀。錦。紅。奴。與。郎。春
 日。裏。尋。芳。萬。紫。千。紅。裏。拾。翠。紅。桃
 綠。柳。中。夏。日。裏。碧。藕。紅。菱。消。渴。吻
 紅。蕖。綠。沼。納。涼。風。秋。日。裏。紅。樹
 山。前。閒。放。棹。紅。蓼。洲。畔。理。漁。筒
 冬。日。裏。紅。梅。白。雪。聯。吟。句。綠。蠶。紅
 爐。春。意。融。耳。聽。着。紅。襟。燕。子。呢。喃
 語。口。說。着。紅。嘴。鸚。哥。學。語。工。鼻
 嗅。着。紅。蝴。蝶。花。香。馥。郁。眼。觀。着。紅
 蜻。蜓。弱。不。禁。風。有。時。節。紅。袖。添。香
 來。伴。讀。有。時。節。紅。藤。架。下。理。絲。桐
 有。時。節。紅。欄。杆。畔。翻。棋。譜。有。時

紅閨福新開篇

現。在。不。是。可。以。有。汽。車。坐。了。嗎。太。太。聽。了。笑。着。說。對。呵。我。就。少
 這。一。樣。東。西。不。稱。心。如。今。總。算。是。可。以。稱。心。了。無。論。如。何。我。總。可。以
 有。得。汽。車。坐。了。乳。媽。說。我。們。太。太。如。果。坐。汽。車。時。少。不。得。也。像
 那。次。金。總。長。的。太。太。到。我。們。宅。裏。來。的。樣。子。車。上。還。站。着。兩。名。帶。槍
 的。護。兵。好。不。威。風。啊。太。太。聽。了。祇。是。笑。着。點。頭。乳。媽。又。說。太。太
 你。若。帶。着。小。姐。出。門。時。我。少。不。得。也。可。以。托。你。的。福。威。風。威。風。了。
 太。太。笑。着。也。不。會。說。什。麼。大。概。是。已。默。許。了。
 少。時。潘。澤。奮。進。來。了。太。太。剛。要。提。出。汽。車。的。要。求。忽。然。外。邊。接。二。連
 三。的。又。來。了。許。多。道。喜。的。客。澤。奮。也。不。能。不。出。去。敷。衍。太。太。好。不。厭
 煩。好。容。易。巴。到。道。喜。的。客。人。們。都。去。了。已。是。八。點。多。鐘。了。開。晚。飯。了。
 太。太。便。在。飯。桌。上。提。出。汽。車。的。問。題。澤。奮。說。若。論。汽。車。本。不。拘。什
 麼。階。級。如。今。不。要。說。是。次。長。還。有。祕。書。科。長。們。也。坐。汽。車。呢。祇。要。有

汽 車

社會閒評

節○紅○豆○拋○殘○記○曲○工○真○個○是○夜○夜○
燈○紅○兼○酒○綠○朝○朝○刻○翠○與○題○紅○
似○奴○家○這○般○紅○運○人○間○少○無○數○紅○
妝○拜○下○風○祇○恐○怕○神○仙○也○要○慕○塵○
紅○



社會閒評

獨鶴

戲園中應改良的要點

普通社會上的人喜歡看戲的大約
十○成○中○至○少○可○有○六○七○成○但○是○中○國○
劇○園○的○組○織○實○在○太○不○完○備○就○拿○上○

汽車

四

錢○就○行○像○我○們○這○種○窮○衙○門○的○次○長○如○何○能○買○汽○車○呢○雖○然○衙○門○中○
也○有○一○部○汽○車○那○是○專○為○總○長○留○着○備○用○的○是○公○家○的○如○何○與○你○坐○
呢○太○太○不○依○說○『那○可○不○成○人○家○到○我○們○家○來○的○太○太○們○誰○不○是○
坐○汽○車○連○陳○家○那○位○沒○通○天○住○外○邊○的○四○姨○太○太○都○坐○的○是○汽○車○我○
為○沒○有○汽○車○都○不○好○意○思○去○回○看○他○們○前○次○過○節○了○我○實○在○沒○有○法○
子○纔○僱○了○一○部○汽○車○倒○底○不○好○看○如○今○你○升○了○總○長○了○若○是○我○再○沒○
有○汽○車○時○你○的○面○子○下○得○去○嗎○』澤○奮○雖○然○不○甚○怕○太○太○但○是○經○不○
起○太○太○向○他○據○理○嚴○行○交○涉○也○祇○好○答○應○把○那○部○公○家○汽○車○借○與○太○
太○坐○一○天○

太○太○預○先○約○各○家○的○太○太○姨○太○太○們○一○塊○去○逛○三○貝○子○花○園○為○的○是○
顯○顯○他○如○今○也○有○汽○車○坐○了○到○了○那○一○天○太○太○從○一○早○八○點○鐘○便○起○
來○了○看○看○天○氣○很○是○晴○朗○心○中○大○喜○梳○洗○了○又○督○着○乳○媽○和○老○媽○們○

海而論。細細講起來。簡直沒有一家真稱得起特別改良的。所以往往使人在娛樂場中轉發生受苦的感覺。如今且將我平日意見所及。隨便寫幾條出來。總算是對於戲園老板上的一種條陳。這種條陳。老板或者未必歡迎。看客却一定點頭道。然也然也。

中國戲園裏第一椿毛病就是戲碼太多。其實真正可看的戲不過後面兩三齣。前面那些開台戲實在無謂之至。拿無謂的戲來敷衍時間。徒然

把大兒子小女兒一個個都裝扮好了。吃了早點。兩個孩子兩個女僕一名男僕連太太一共六個人外加一名汽車夫都裝在一部汽車上。又命家中打電話向各宅中催請說這裏的太太已動身去了。請各位太太們也就去。然後纔上了車。一溜烟般風馳電掣的直向三貝子花園而去。

他們這一逛了一個盡興。且不必細說到回來的時候。潘太太是主人。當然要後行讓各位太太們都上車走了。他方纔帶了少爺小姐乳媽老媽等上了車。一路飛馳。他心中正在高興時。却不料剛剛要到西直門口了。那部車忽然機器出了毛病。停止不動了。汽車夫連忙下車來。走到車前。握着那根灣柄。搖了幾下。祇聽撲撲的響了幾下。依然又停了。再搖時。索興連聲響也沒有了。太太看見着急忙問：「怎樣了？」汽車夫說：「這部車本來是壞的。平常是對付着

教看客犧牲光陰犧牲精神。真是何苦以後大可改良開場得遲些收場得早些專演幾齣有精采的戲看客一定滿意在園主人方面戲少了便可以少請些角色到底也省幾個錢開銷。

外國戲園演到中間總有休息的時候看客可以在這個當兒出外散步將目力腦力都休息一下。這是最好的方法。中國戲園從開場到閉幕中間絲毫沒有間斷看客足足的須熬上六七小時的坐功豈不大苦極

走今天路跑多了所以裏面壞了敢是非修理不能走了。」太太說「快修理罷。」汽車夫說「這是機件壞了非找一個修汽車的匠人不能修好。」太太說「快找去。」汽車夫說「要到城裏去纔有。」太太聽了與男僕和乳媽們紛亂了一陣最後是決定派汽車夫進城去找修汽車的匠人並且給他五吊銅子票吩咐他坐人力車去快去把匠人找來。汽車夫答應着去了。

這時天是快要黑了太太帶着一羣小孩老媽們坐在汽車裏眼巴巴的等着盼望汽車夫把機器匠人找了來一刻鐘兩刻鐘差不多快過了兩個鐘點了等的他們各人都厭煩着急到十二分了但是還不見汽車夫轉來太太幾次想再派那個男僕去找汽車夫但是又因爲那車停在城外荒涼少人的地方天色又晚了車上全是婦女小孩沒有一個男子也很是害怕正在沒有主意時忽然聽得男

應仿照外國辦法至少休息一次讓看客可以舒舒筋骨換換空氣。劇場裏面由案目帶送水果這完全是抽豐性質不過價錢貴些倒也罷了最討厭的是那些小販夾在裏面擠進擠出的叫賣水菓食物妨礙看客的視聽真是可恨應該一律取締。另外開一間茶點室在休息的時候看客可以隨意在茶點室中進些食品又整齊又潔淨豈不甚好。上海戲園裏面案目的潛勢力很大沒有熟案目無論如何休想得到佳。

社會閒評

僕嘆道：「來了來了。」他探出頭來張時果然見汽車夫帶着一個人來想必就是修車的匠人了。那匠人把汽車前面車身的鐵蓋打開看了一回又用傢伙在裏面弄了好些時候方纔說：「好了可以走了罷。」汽車夫又搖了幾下果然又撲撲撲的響了。汽車夫試開一開居然可以走了。當下已是夜間九點多鐘了。潘太太到家之後非常懊惱向澤奮大起交涉說：「這都是你不好把這部壞汽車給我坐。幸虧是回來時纔出的毛病假如在出去的時候便這樣不能動了豈不吃別家的太太們笑話。」澤奮說：「這部車本來不是我的原是衙門中公用的如何能怪我。」太太說：「你既做了總長難道連汽車都不能買一部。」澤奮說：「我纔做了幾天的總長那裏有錢買汽車。」太太說：「你這話幸虧是對我說若向別人說時怕不被人笑掉了牙。別的不說無論如何我是非要買一部汽車坐。」

汽車事

座。像。這。回。楊。梅。來。滬。天。蟾。舞。台。的。優。等。座。位。早。被。這。些。貴。族。式。的。看。客。預。定。一。空。有。些。生。客。知。道。出。了。重。價。還。爭。不。到。好。座。位。索。性。裹。足。不。前。這。於。戲。園。營。業。上。實。在。很。有。妨。礙。的。况。且。案。目。口。中。所。謂。定。座。有。時。其。實。並。無。人。定。不。過。他。們。自。己。白。佔。着。以。便。招。呼。各。人。的。熟。客。罷。了。所。以。為。園。主。人。計。亟。應。取。消。定。座。的。辦。法。將。座。位。排。定。號。碼。凡。有。來。客。概。依。先。後。入。座。大。家。沒。得。爭。論。也。省。了。許。多。口。舌。

上海戲園座位太欠寬暢有時還要

坐。不。可。」澤。奮。知。道。他。的。太。太。向。來。是。這。樣。的。脾。氣。便。也。不。再。說。什。麼。了。

過。了。幾。天。太。太。對。澤。奮。說。『我。已。經。買。了。一。部。新。車。了。』澤。奮。說。『但是。我。實。在。沒。有。錢。如。今。衙。門。中。連。薪。水。都。拖。欠。好。幾。個。月。沒。有。款。子。發。放。了。』太。太。說。『不。要。緊。你。祇。要。肯。簽。字。便。行。』澤。奮。說。『簽。了。字。難。道。就。不。要。付。錢。嗎。』太。太。說。『不。是。這。樣。說。這。是。我。託。了。陳。太。太。的。一。個。親。戚。鳩。張。的。辦。的。他。有。一。個。朋。友。在。立。昌。汽。車。行。寫。字。聽。說。我。們。這。裏。要。買。汽。車。來。攬。攬。生。意。我。便。說。且。下。一。時。不。能。付。價。他。說。不。要。緊。祇。要。你。們。大。人。肯。簽。字。行。裏。的。東。家。一。定。相。信。分。月。陸。續。付。清。大。概。每。月。祇。付。二。百。多。兩。銀。子。共。十。四。個。月。付。清。難。道。你。每。月。付。二。百。多。兩。銀。子。還。辦。不。到。嗎。』澤。奮。說。『這。樣。說。每。月。付。二。百。多。兩。還。須。另。外。用。車。夫。買。汽。油。至。少。須。添。三。百。兩。的。開。銷。了。』太。太。

在路口排橈子擠得水洩不通這也是個很討厭的事情路口排凳工部局時常取締可是戲園中對於座位實在也應該設法使他寬暢些纔好

「手巾小帳不取分文」這是隨便那一家戲園的戲單上都印着這八個字的可是臨時要索取小帳的人家依舊不少索取小帳不過破費幾文倒也不成問題最要緊的是手巾一項應該根本蠲除一天幾千百個看客同使用着這幾十塊手巾你也惜我也抹手巾上面成了個汗睡和

把頭一扭說「沒的一個做總長的人祇願這樣打小算盤怪不得你不會闊呢你不見人家張次長他也不是代理部務一次他家倒添了兩部汽車也沒便窮得買不起汽油用不起車夫」澤畚被太太一駁祇得答應買了

從此潘太太有了汽車了便成日裏出去拜客約人吃飯看戲逛遊戲場逛湯山逛頤和園交際上的用費添了許多並且因此太太的服飾品也格外考究了今日看見陳太太的鑷子好明日看見李家姨太太的裙子好回來後必須立刻命人照樣辦了來於是一切買衣物添首飾的用度又比從前擴大了幾倍潘澤畚的衙門是一個最窮苦的教育部實在每月所入經不起太太這樣的揮霍沒有法子祇想出一點特別的方法來便是借着應付教育經費為理由向各銀行中用代理總長名義自行挪借但是這件事須怕司長們不

微生物的集合所實在太不合衛生。據一般西醫說若要免除目疾公共場所的手巾萬萬不可使用。足見這手巾不是好東西（遊戲場中都有絞手巾賣錢的，也應該取消）。

戲園裏面的小便所沒有一家不是髒不可言。臭不可聞。這實在是有礙衛生的事情。還有幾家側門外邊就是小便所。門一開。臭氣直冲。坐在正廳。稍偏的那些看客。簡直就飽嘗異味。這也是一種無形的虐待。我很望戲園老板對於便所的清潔加以注

答。應。因。此。祇。得。於。挪。借。總。數。三。五。萬。元。中。私。自。扣。用。三。千。五。千。或。是。七。千。八。千。的。和。司。長。們。分。派。着。私。用。藉。此。貼。補。貼。補。家。中。的。用。度。和。自。己。在。外。的。交。際。費。用。

剛。剛。六。個。月。過。了。潘。澤。奮。却。因。為。內。閣。改。組。教。育。部。又。來。了。一。位。新。閣。的。總。長。祇。得。卸。去。代。理。部。務。退。回。次。長。的。任。在。交。替。的。當。兒。費。了。許。多。的。人。情。手。腕。好。容。易。纔。彌。縫。着。沒。有。把。以。前。的。虧。空。公。款。露。出。來。但。是。家。中。的。局。面。已。經。擴。大。了。却。一。時。收。不。轉。來。再。想。減。政。太。更。是。不。答。應。畢。竟。出。多。入。少。是。不。可。掩。的。事。實。始。而。不。過。移。東。補。西。繼。而。便。覺。得。捉。襟。露。肘。祇。每。月。中。那。立。昌。汽。車。行。的。二。百。多。兩。銀。子。一。項。便。須。大。費。籌。畫。潘。澤。奮。每。屆。出。門。坐。在。那。部。汽。車。內。便。觸。物。儘。心。想。道。「這。部。車。便。是。我。一。任。代。理。部。務。的。成。績。」十一、六、五

意。却。也。令。看。客。受。惠。無。窮。哩。

新罵閻羅 豁公

紅雜誌出版時促獨鶴濟羣兩君
屢函索稿急切苦無材料爰取嶺
南時事編爲歌劇亦高歌當哭之
意也若謂調侃時賢則吾豈敢

豁公識

(生扮伍廷芳小鑼上引)學貫中西
鎮日裏哀皮希隄(定場詩)風虎雲
龍創局開天風吹海我南來相逢抵

新罵閻羅



狹窄的世界

徐卓呆

(一)

金伯平今天由蘇州動身赴上海。這一次動身。他自以爲關係很大。因爲他纔畢業。現在由他一位表叔介紹他到上海經濟銀行去就職的。伯平一來是初次離開父母。二來雖是蘇滬交通極便。此去不知要什麼時候纔回來。因此很鄭重。難得出門的人。也不能怪他。所以今天伯平一踏到火車中。就弄得與人家爭鬧起來。他心裏好生不快。他想。怎麼我今天第一步踏到社會上去。偏偏就遇到這種與人吵吵鬧鬧的事呢。若從迷信的人說來。一定是出門不利了。此次

狹窄的世界

一一

掌談天下莽莽中原幾霸才（白）學生伍廷芳表字秩庸乃是廣東新會人氏昔年留學英京曾獲博士學位滿清時代歷充出使各國欽差大臣改任農商部侍郎兼任修改稅則大臣辛亥年武昌起義海上議和學生被舉爲南方代表民國成立以後我學生一任總理三長外交國內誰人不曉近隨中山總統駐節廣州經營護法之事夙興夜寐勞怨不辭誰想中山公不願偏安帶兵北伐陳炯明潛率偏師乘虛攻入我想覆巢之下

的事情不要有變卦麼。你道伯平怎麼會一到火車中便與人鬧起來。他與衆人一擁上車時到底難得出門。不很懂得乘火車的訣竅。便在人最多的地方擁上去。擠到車中一看。人已坐滿。沒有空位置了。伯平一想。要我立到上海是太苦了。留心細看時。倒有一位客人。不像蘇州上來的。他的左右兩面各擺着一個大包裹。此人大模大樣坐在中間。見人家立在他面前。他也沒有讓出一點地位來。給人家坐的樣子。伯平忍不住便向他說道。老先生。請你把這包放一個到上面去。讓我坐一下罷。此人聽了。對伯平瞧了一眼。也不做聲。仍舊吸他的烟。伯平只得再說道。先生。可以麼。對不起得很啊。那人啓口道。你要得到坐位。何不早些上來。我從南京上了車。就把包裹放在這裏的。也沒人來叫我搬一搬。你怎麼可以來干涉我呢。你要舒服。何不乘頭等車。啊。伯平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已經很難受。一想

焉有完卵。也會命人前去打聽。爲何至今不見回報。(院子上白)探得公府事報與總長知參見總長。(伍白)罷了。所探之事何如。(院子白)啓總長。大事不好了。(伍白)何事驚慌。(院子白)昨夜三更時分。陳炯明派兵圍山大總統。帶領親隨人等。扮做工人模樣。逃上黃埔兵輪去了。(伍急白)還有夫人呢。(院子白)那夫人麼。他當時尙在府中。雖然飽受虛驚。賴有衛兵保護。尙未遇險。到今日那些衛兵早已死亡殆盡。那夫人料

到底是我要要求他。便仍是客客氣氣的說。不用你費事。由我來搬上去。到你下車時。也由我來代你搬下來。便了。對不起。對不起。伯平說時。兩手要提那包裹。不料那人將伯平一推。喝道。你敢動麼。我裏頭的東西。你賠得起麼。這麼一鬧。早驚動了全車室的客人。都不答應了。他們一齊說。此人太無禮。大家嚷將起來。其中有一個熱心人去把查票人叫來。強逼他將兩個包裹一齊搬上去。此人丟了臉。他對伯平的一口氣。直至車抵上海。還沒消滅。只是氣憤憤的瞧着。

(二)

伯平借住在開北公益里表兄林子康家裏。夜裏子康就要請他在一家春敘敘。伯平見時候尙早。便先到三馬路去尋一位舊同學江和生君。恰巧和生出去了。便留了一個條子。他到成記去理髮。他坐在理髮椅上。從鏡子中看看隣座一位剃頭客人。不禁有些好笑。只

新罵閻羅

想。府。內。存。身。不。住。便。也。扮。做。傭。婦。逃。到。外。面。去。了。（伍急白）你待怎講。（院子白）逃到外面去了。（伍氣暈介院子白）總長醒來。（伍醒介唱西皮倒板）聽說是孫總統夫妻分散。（接唱搖板）不由我珠淚洒胸膛。大胆的炯明來發難。迫走了中山理不當。（白）反了哇反了。（接唱）罵聲競存太無良。緣何開釁。薰牆我邁開大步朝前闖。（院子白）總長你往那裏去呀。（伍接唱）我要與競存較短長。（院子白）總長你乃是一個文

狹窄的世界

一四

見他大大一個面孔。中間配着一個赤鼻。下面有一簇濃而短的鬚。活像一個硃漆柄的刷帚啊。伯平只管對他看。此人有些覺得他的視線在那裏。監察伯平的視線咧。伯平只好不看。不過心裏總好笑着。修好了頭髮。伯平就付了錢出來。見時候已經差不多。便趕到一家春去。其時林子康早等在那裏。伯平就問他有沒有別的客人。子康說還有三位。都是我們同業中的朋友。原來子康是做棉紗生意的。請的一定是棉紗中的同行。了。不多一回。來一個姓董。一個姓楊。兩位客人。子康忙向伯平介紹。又問董楊二人說。任老先生來不來。他二人說。一定會來的。南京去了幾天。今天趕到了。於是賓主四個坐下來。談了一下。忽然樓梯旁電鈴一響。一聲客來。外面就踱進一位客人來。大家齊聲說。任老先生來了。子康立起來接待。董楊二人也急忙招呼。子康將伯平向他介紹。二人對面一看。竟大家都呆了。

人。手。無。縛。雞。之。力。怎。能。與。他。較。量。呀。
(伍白)噢(唱)聽他言來心好慘。文
人。無。力。較。低。昂。霎。時。間。只。覺。魂。魄。喪。
活。活。的。迫。我。見。閻。王。(死介院子白)
總長總長。噯。暗。總長氣死了。哦。待我
把師爺叫來。師爺快來。(大丑扮師
爺上白)什麼事呀。(院子白)總長
死啦。您在這兒招呼着。待我請醫生
去。(師爺點頭介白)你去罷。(院
子下師爺白)總長醒來。(伍唱倒
板)我三魂渺渺。見無常。(看介白)
呵(唱搖板)又只見一人把話談。(

新 罵 閻 羅

一。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任。老。先。生。並。非。別。人。就。是。火。車。中。帶。着。兩
個。大。包。裹。的。那。位。客。人。二。人。一。見。竟。雙。方。都。說。不。出。話。來。各。人。心。裏
明。白。這。任。老。先。生。更。是。坐。也。不。安。吃。也。不。好。眼。睛。不。對。伯。平。處。瞧。
瞧。只。是。與。他。們。三。人。勉。強。搭。趣。到。底。吃。到。第。二。道。菜。就。立。起。來。託。言
另。有。應。酬。告。辭。去。了。伯。平。曉。得。他。們。是。天。天。見。面。的。熟。人。也。不。敢。向
他。們。三。人。提。那。火。車。中。的。話。四。人。吃。到。八。點。半。鐘。將。要。散。的。時。候。忽
然。江。和。生。來。一。張。條。子。要。邀。伯。平。到。天。蟾。舞。臺。觀。劇。伯。平。就。先。走。了。

(三)

一。到。天。蟾。舞。臺。居。然。在。正。廳。上。找。到。江。和。生。見。他。另。外。與。一。個。朋。友
坐。着。於。是。伯。平。便。坐。在。和。生。右。面。先。敘。了。一。下。別。後。的。話。然。後。與。那
位。朋。友。請。教。起。姓。名。來。此。人。姓。彭。名。楚。蔭。原。來。就。是。伯。平。與。和。生。同
學。時。代。那。位。算。學。教。習。彭。先。生。的。兒。子。怪。不。得。伯。平。一。瞧。見。就。覺。得

狹 窄 的 世 界

白)你是何人啦。(師爺白)門下是盛敬生。(伍白)好賊呀。(唱撲燈蛾)聞言怒衝冠。競存聽根源。中山被你趕你命也難全。(盛白)這是怎麼啦。(伍唱搖板)開言便把競存喚。你翻雲覆雨太荒唐。恨不能拔劍將爾斬。教你一命見閻王。(打盛介盛白)別打別打。我不是陳競存。我是您的書記盛敬生。(伍白)怎麼你不是陳競存。你是我的書記盛敬生。(盛白)不錯。我是您的書記盛敬生。(伍白)陳競存。盛敬生。這是音同字不同。(盛

有些面善。其實當時他常到校中來。時時看見的。不過不注意罷了。此刻多年不見的熟人聚在一起談談。更爲有興。不料台上正在演蚩蜡廟的時節。忽而伯平隣座一個看客。手舞足蹈的一聲喝彩。把伯平面前一把茶壺。打將下來。茶正倒在伯平身上。茶壺落在地上。又打做幾塊。伯平自然不答應。要與他理論。那知此人出言無理。就罵伯平豬頭三。於是伯平等三個人一齊要與他說話。這麼一來。正廳上的客人。大半已立了起來。樓上也大受影響。案目、望清、巡捕等人。一同過來勸解。雙方只好坐下來。但是此人口中還喃喃不絕的在那裏罵人。伯平聽得難受。好幾次幾乎又要想與他激烈了。

(四)

第二天是星期日。伯平可以休息一天。上半年打算不出門。與子康談談。子康那裏本來租着兩幢房子。樓上還有一家姓陳的。是在波

白)正是(伍白)我倒有些不信。待我來摸上一摸(盛白)你摸什麼呀。(伍白)我一摸便知真假(盛白)既然如此你就摸罷(伍摸介白)不錯你是盛敬生(盛白)你怎麼知道我是盛敬生呀(伍白)你有一隻耳際(盛白)人嗎。怎麼沒耳際(伍接唱)敬。敬。生。隨。我。向。前。闖。這。是。何。神。坐。廟。堂。(盛唱快板)聞。言。急。忙。抬。頭。看。尊。一。聲。總。長。聽。端。詳。神。靈。面。前。不。說。謊。他。是。本。府。都。城。隍。(伍接唱)聽。說。他。是。都。城。隍。不。由。老。伍。怒。衝。冠。理。亂。曲。

蘭洋行裏做生意的。今天陳先生也在家。子康便邀伯平來。又麻雀。喊了樓上陳先生。還缺一個人。子康夫人因為肝氣痛。躺在床上。只得叫陳家奶奶來湊數。到陳先生把陳家奶奶叫下來。一見伯平。眼前竟大的一亮。陳家奶奶見了伯平。也覺得是出乎意外。原來陳家奶奶的母家與伯平家裏本是老鄉鄰。也住在蘇州的陳家奶奶小名叫三寶。六七歲就與伯平很熟。後來在伊十三四歲他家搬到上海住了。就此沒有見過。此刻大家談起來。都是熟人。自然更爲有興。兩面互相談談家中的近况。就此入局。又到兩圈半光景。子康忽而外面來了一個朋友。只得停了手。到客堂裏去招呼。歇了一下。子康從外面笑盈盈的進來。說道。來的並非別人。是我的妹丈。還是新親呢。你也沒見過。去見一見罷。伯平一聽。方始想起子康的妹妹。今年二月裏出閣。我要想來。恰巧病了。沒有如願的。於是正正衣冠。跟

直。全。不。管。還。做。什。麼。地。方。官。順。手。將。他。朝。外。趕。(推城墮撞盛介盛接唱)不要。撞。壞。了。我的。衣。裳。撞。壞。了。衣。裳。無。有。換。(伍接唱)我。與。你。另。做。新。衣。裳。(盛接唱)倘。若。是。和。尙。把。說。講。(伍接唱)我。情。願。替。他。扶。上。龕。(盛白)嚙。還。是。扶。上。龕。罷。(扶城墮上龕介伍唱搖板)叫。敬。生。帶。路。往。裏。闖。(小鬼上伍打小鬼介唱)我。打。死。小。狗。免。禍。殃。(盛白)總。長。您。又。打。錯。啦。這。是。廟。裏。的。小。鬼。(伍白)哦。原。來。是。個。小。鬼。隨。他。去。罷。(小鬼下雜扮

了。子。康。走。出。來。與。新。親。相。見。那。知。不。見。猶。可。一。見。竟。難。以。爲。情。了。想。不。到。這。位。林。子。康。的。新。妹。丈。杜。方。叔。就。是。昨。夜。在。天。蟾。舞。臺。打。翻。茶。壺。的。人。伯。平。見。了。正。在。紅。着。臉。說。不。出。話。那。杜。方。叔。倒。漂。亮。就。把。昨。夜。的。話。向。子。康。直。說。并。且。聲。明。昨。天。是。喝。醉。了。酒。以。致。多。多。冒。犯。想。不。到。倒。是。自。己。人。於。是。伯。平。也。就。一。笑。了。事。

(五)

下。午。伯。平。先。寫。一。封。信。給。春。申。雜。誌。社。主。任。石。落。水。先。生。原。來。伯。平。素。來。擅。長。繪。畫。他。在。蘇。州。時。會。把。他的。作。品。投。寄。該。社。也。登。過。幾。次。出。來。石。落。水。屢。次。寫。信。給。他。要。他。時。常。寄。稿。現。在。伯。平。從。此。住。在。上。海。自。然。有。與。這。石。先。生。見。面。的。機。會。了。所。以。先。寄。一。封。信。去。告。訴。他。已。經。到。了。上。海。目。下。住。在。某。處。一。有。工。夫。就。要。來。拜。訪。的。伯。平。把。信。寄。去。然。後。打。算。乘。了。電。車。到。大。馬。路。去。買。些。日。用。東。西。他。一。跳。上。電。

善男信女持香燭上轉場下伍唱）
耳邊。廂。忽。聽。人。語。響。不。知。何。人。到。廟。
旁。（盛唱快板）今。朝。本。是。五。月。望。善
男。信。女。來。敬。香。（伍接唱）善。惡。報。應
神。不。管。還。有。何。人。來。敬。香。站。立。塔。前
用。目。看。（看介唱）他。若。來。時。我。定。阻
攔。（盛白）總。長。現。在。天。氣。炎。熱。咱。們
到。廟。後。茶。館。裏。喝。茶。去。罷。（伍點頭
介）好。得。很。你。我。就。此。前。去。（下善
男。信。女。上。燒。香。拜。禱。介。下。盛。上。白）
燒。香。的。全。都。走。啦。待。我。請。他。出。來。看
他。作。何。究。竟。（點頭介續白）總。長。出

車。兒。頭。等。車。內。也。很。擁。擠。他。只。得。立。着。那。知。一。不。當。心。被。對。面。一。個
人。在。他。左。脚。上。重。重。的。踏。了。一。下。伯。平。痛。得。忍。不。下。便。道。怎。麼。你。不
生。眼。睛。的。此。人。冷。冷。的。道。什。麼。人。脚。上。會。生。眼。睛。你。脚。上。生。了。眼。睛
也。不。致。被。人。踏。咧。伯。平。見。他。說。話。沒。有。道。理。便。不。去。理。他。只。好。算。自
己。的。脚。倒。運。

（六）

明。天。伯。平。尚。未。起。床。那。林。家。的。娘。姨。已。經。來。叫。他。送。進。來。一。封。信。說
外。面。有。人。等。着。伯。平。拆。開。那。信。來。看。時。原。來。就。是。石。落。水。來。的。信。他
說。有。一。位。朋。友。叫。曾。省。三。羨。慕。足。下。的。畫。可。否。求。大。筆。替。他。畫。一。柄
扇。子。現。在。此。人。親。自。登。門。來。奉。求。了。伯。平。急。忙。穿。衣。出。來。與。曾。省。三
見。面。伯。平。雖。不。認。得。曾。省。三。這。人。仔。細。看。看。却。有。些。面。善。像。是。在。什
麼。地。方。見。過。他。的。直。到。把。曾。省。三。送。了。出。門。後。伯。平。方。始。想。起。來。原

來涼快涼快罷。(伍內唱倒板)我胸中怒氣往上撞。(上唱搖板)兩眼昏花行路難抓住了仇人我就死不放。

(打盛介盛白)怎麼又打起來啦。

(伍白)我把你這奴才。(盛白)慢來慢來。您又把我當誰。我是您的書記。

盛敬生呀。(伍白)我却不信。(盛白)

不信怎麼樣咧。(伍白)我還要摸上

一摸。(盛白)你愛摸你就摸罷。(伍

摸疑頭介白)不錯。你是盛敬生。你

有兩個耳際哦。(唱)叫聲敬生聽端

詳。你與我帶路後殿上。(轉場接唱)

來昨天下午在書店裏去買東西時。遇見過此人的。怪不得有些面熟了。伯平見時候已經不早。即忙吃了點心。擎着荐信。趕到經濟銀行去一問。那總理先生剛到。伯平先把信叫人遞進去。一回兒就請他到總理室內。伯平暗想這位總理先生。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丰采。那知一見這位總理先生。幾乎把伯平引得笑將出來。不料就是前天在理髮店內。瞧見的那位赤鼻先生。伯平只好忍着笑。他問一句。便答一句。問了半晌。他就說現在只有出納課中有一空位。你且試幾天再說罷。於是總理先生忙叫人去把出納課課長請來。總理就對伯平說。課長姓潘。也是蘇州人。一回兒那位潘課長進來了。伯平一見。非常歡喜。原來這位姓潘的。却是從前一向認識的。不過大家不曉得姓名罷了。乃是星期日在茶館裏。一同喝茶的茶友。二人見了面。很為親熱。總理先生就吩咐課長領伯平前去學習出納課的。

這。又。是。何。神。坐。廟。廊。(盛唱快板)開

言。便。把。總。長。喚。細。聽。門。下。說。其。詳。若

問。廟。廊。這。神。像。他。是。五。殿。秦。廣。王。(

伍白)呀。吓。(唱搖板)聽。說。他。是。秦

廣。王。低。下。頭。來。暗。思。量。我。半。生。持。素

爲。壽。算。爲。何。今。日。一。命。亡。叫。敬。生。與

我。拿。筆。硯。(盛白)你。要。筆。硯。幹。甚。麼

(伍白)快。點。拿。來。(盛白)我。就。給。你

拿。去。(取筆硯介伍接筆濡墨介唱)

待。我。來。題。詩。問。鬼。王。(盛白)原。來。他

是。題。詩。我。說。那。兒。來。的。酸。味。咧。(伍

題壁介唱原板)滄。海。桑。田。事。可。傷

事。務。

(七)

下。午。五。點。鐘。伯。平。從。銀。行。裏。退。出。來。見。時。候。尙。早。就。順。便。去。訪。訪。石
落。水。罷。即。忙。趕。到。民。國。書。局。伯。平。將。名。片。交。與。茶。房。在。應。接。室。等。候。
不。多。一。刻。石。落。水。先。生。出。來。伯。平。何。嘗。不。認。得。呢。昨。天。已。經。見。過。了。
豈。知。就。是。電。車。中。踏。脚。背。的。那。位。朋。友。此。刻。二。人。很。客。氣。的。見。了。面。
只。得。大。家。不。提。若。無。其。事。的。談。天。談。到。後。來。談。話。的。材。料。一。斷。絕。只
得。告。辭。而。出。

伯。平。在。街。上。一。壁。走。一。壁。把。離。家。以。來。三。天。工。夫。的。事。情。在。那。裏。亂
想。覺。得。料。想。不。到。的。事。很。多。我。在。家。鄉。時。以。爲。上。海。是。個。極。繁。盛。的
地。方。我。到。了。那。裏。一。定。可。以。多。認。得。許。多。人。那。知。這。三。天。工。夫。撞。來
撞。去。還。是。這。幾。個。人。那。任。老。先。生、彭。楚。蔭、陳。家。奶。奶、林。子。康。的。妹。夫

新 罵 閻 羅

幾人遺臭幾留芳。閻羅不管人間事。
我欲乘風問彼蒼。(投筆介盛白)總
長。您歇歇罷。得罪了閻王。那個事不
好辦呀。(伍白)閃開了。(接唱)回頭
又把(轉快板)閻羅喚。老夫言來聽
端詳。從今辦事。休息慢。善惡報。應要
昭彰。假如你此後。再無狀。定燒牒。文
將你參。我今把姓名對你講。俺是新
會。伍廷芳。痛罵多時。心轉暢。(小鬼
持鐘上作驅伍介伍唱搖板)我緩
後歸去趁夕陽。(伍盛同下)

(未完)

狹窄的世界

二二

杜方叔、曾省三、經濟銀行總理先生、潘課長、石落水等。那一個是可
以算新認得的呢。等到一見面。總是雙方都有些驚異的。不是與我
從前有過關係。便是與我最近有些關係。覺得世界雖大人實在不
多。竟只有這幾個啊。如此看來。世界實在並不大狹窄得很啊。伯平
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兩件事情來。一件是去年夏天在某雜誌上
看見過一篇小說。叫做母之情人。是一個少年發見了母親年輕時
人家給伊的情書數十封。下面沒有發信人姓名。只署了一個假名。
於是少年好奇心大發。一味的探索這母親的情人是誰。直到數年
之後。纔見他父親偶然從外面寄信給母親。與母親相戲。下面也署
了那情書上一樣的假名。於是這少年纔明白。母親昔日的情人原
來就是父親。伯平還想起一件事來。是昨夜林子康講的。他說有一
個浮薄青年。與兩三個朋友。一同趕到秘密賣淫的所在。叫他們去

諧文一則

瞻塵

▲祭蚊蟲文

嗟爾蚊蟲。三三兩兩。不召自來。既痛且痒。何以酬之。巨靈之掌。綽的一聲。拍的一響。嗚呼哀哉。伏維尙享。

▲跑兵跑冰文

曩在大世界。見有健兒。作跑冰戲者。一瀉數丈。趨捷邁倫。或有識之者。曰。此戰敗逃歸之鎮威軍也。余聞而有感。因作此文。

多。喊。幾。個。姑。娘。來。瞧。瞧。那。知。瞧。到。第。三。個。竟。就。是。那。青。年。的。妻。伯。平。把。這。兩。件。事。情。與。自。己。這。三。天。所。撞。見。的。那。些。人。一。對。照。覺。得。實。在。世。上。的。人。太。少。世。界。太。狹。窄。了。



留學生

(二)

嚴獨鶴

吳軼塵因他表妹這一番話受了極大的刺激便起了一個決心無論如何非到外洋去留學不可但是留學的先決問題便是經濟提到經濟可就千難萬難了要說官費罷一時那裏有這機會便有機會也早被他人捷足先得去了那裏還輪得到軼塵要說自費罷照軼塵的家境自然是擔負不起不得已祇好和親友商量第一個先

有兵有兵以善跑名善跑之兵且善跑冰脚底油抹是大跑兵鞋底輪轉是大跑冰以大跑兵作大跑冰跑兵跑冰本屬諧聲是一是二甚不分明

幻術叢話

嚴美孫

▲拆穿西洋鏡的口供

我近來撰稿閑暇備置了幾十套小幻具每逢親友家有什麼喜慶的事情都請我去盡義務我借此可賴去一份薄禮而且人家還肯供我一頓

向王槐堂表示意見。論槐堂這時的情形。要教他借些錢給軼塵。倒也不至於十分拒絕。祇是他正靠着軼塵做裏子。如何肯放他去留學。便力勸軼塵說留學也不過是個名目而已。何必定要費了許多錢去吃這一場辛苦。軼塵聽他這樣說。也就不再和他噁囉了。但是除了槐堂以外。其餘親友裏面。更找不出一個知己來。大概說到留學沒有一個人不贊成。也沒有一個人不恭維。祇要一提到借錢兩字。可就立刻改變論調。要避之若浼了。軼塵看見這般情景。祇好暗地歎氣。差不多把留學的這條雄心。也就快打消了。誰知他正在這一籌莫展的當兒。却忽然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人肯出來担任學費。成就了他這番心願。這也算得是軼塵的幸運。此人是誰。原來是軼塵的師母。

軼塵在學校裏的時候。國文成績。差不多是全校之冠。那國文教師

大。嚼。有。幾。位。還。加。我。仙。人。的。雅。號。一。年。來。樂。此。不。疲。口。運。也。跟。着。亨。通。小。說。界。的。朋。友。因。爲。我。會。魔。術。還。封。我。魔。王。的。頭。銜。真。榮。幸。極。了。這。一。年。來。我。在。這。層。上。所。得。着。有。趣。味。的。經。驗。也。着。實。不。少。今。天。沒。事。特。地。寫。些。出。來。就。算。我。不。打。自。招。拆。穿。西。洋。鏡。的。口。供。罷。

何。露。人。狠。賞。識。他。後。來。軼。塵。的。父。母。相。繼。去。世。家。況。蕭。條。幾。乎。輟。學。也。虧。何。露。人。一。力。資。助。纔。能。畢。業。所。以。軼。塵。對。於。這。位。恩。師。是。狠。感。激。的。平。時。也。常。在。露。人。家。裏。走。動。便。是。他。的。師。母。李。氏。師。妹。靜。貞。也。幾。乎。無。日。不。見。近。年。露。人。已。經。逝。世。軼。塵。因。他。家。中。祇。有。母。女。兩。人。爲。避。嫌。起。見。踪。跡。便。漸。漸。的。疏。遠。起。來。後。來。又。就。了。槐。堂。那。裏。的。職。務。終。日。忙。忙。碌。碌。沒。有。片。刻。的。閒。暇。就。輕。易。不。上。他。師。母。的。門。了。但。是。他。這。回。想。籌。措。學。費。的。事。情。却。經。人。展。轉。傳。說。被。李。氏。聽。入。耳。中。無。端。打。動。了。一。樁。心。事。便。着。人。去。請。軼。塵。來。先。問。他。出。洋。留。學。要。多。少。費。用。軼。塵。答。道。大。概。三。四。年。功。夫。有。這。麼。四。五。千。塊。錢。也。就。狠。夠。敷。衍。了。李。氏。便。懇。懇。切。切。的。對。他。說。道。我。老。實。告。訴。你。你。的。老。師。是。寒。士。生。涯。辛。苦。了。一。世。固。然。掙。錢。不。多。但。憑。着。一。家。人。省。吃。儉。用。却。也。積。蓄。了。有。五。千。塊。錢。你。老。師。去。世。以。後。我。們。娘。兒。倆。便。靠。着。這。筆。

就是那變戲法三個字的大號。又好。像那變戲法的。盡是那江湖賣藝。袒胸赤足的一流人物。一個何等溫文。一個何等粗俗。

試驗幻術的人。全靠心靈手快。有人說。全靠手脚快。就有人駁他。道。手法玲瓏。手快固是很要緊的。何必要脚快呢。我道。不然。西洋鏡不拆穿。自然推功。手快。西洋鏡拆穿了。只好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怎樣不要脚快。咧。往往演術的人和看客。插科打渾的時候。一不留心。倒被他掉了槍花了。

錢存在銀行裏。放些利錢。度日倒也很覺得寬裕了。前幾天我聽得人說。你要出洋留學。苦於沒錢。四處向人張羅。還不能湊手。我一想。你老師生平最賞識的就是你。常和我說。他教了幾十年書。祇有你這樣一個得意門生。他若有這力量。一定要栽培你。到底倘然你將來能殼出人頭地。總算是衣鉢相傳。也可以爲他吐氣。足見他老人家對於你是期望很深的了。如今他已是死了。再也不能顧全你了。但是我仔細一想。既然手頭還有幾個錢。何妨索性拿出來成全了你的。你的大志。諒你老師在九泉之下也一定含笑贊成的。我所有的五千塊錢。自然也不能全給你。我的意思。暫且留一千塊錢。作爲娘兒倆的用途。其餘四千塊錢。便借給你。倘然再嫌不殼。祇好由你自己再去湊足了。軼塵聽了他師母這番話。不由一陣感動。雙淚直流。忙向前跪下。道。承師母這樣厚愛人。非木石自當知感。門生將來如有

故而幾句道白必要習練純熟像一列位眼睛不要霎眼睛一霎老母鷄就要變隻鴨『遮遮蓋蓋神仙難猜不遮不蓋戲法不來』的一些胡話大凡演術的能夠脫手的東西給看客瞧這裏面一定沒有什麼關鍵他才放着胆子儘看客去檢查我常看見那些看客接着演術的手裏的東西仔細推敲再也找不着一些破綻那很明顯祕密的所在看客反而一些都不注意列位請想那真關係的器具演術的肯輕輕的脫手任你

幻術叢話

寸進一定要重重圖報便是這四千塊錢也應加利奉還不敢教師母再受損失李氏忙扶起他來笑道你快不要這樣須知我也未嘗不有求於你一面借錢給你一面也要和你商量一樁大事倘然你答應了我這四千塊錢也不能說借也無所謂還更談不到利息兩字了軼塵聽李氏這樣說轉有些捉摸不定忙道師母有什麼事但請吩咐門生無不遵命李氏剛要開口又頓了一頓好像說不出口的樣子那臉上也登時露着些紅暈軼塵看他這般情景更覺惶惑轉催着他道師母有什麼話請快說罷李氏被他這一逼纔忍不住說道我有一件心事想對你講祇是這件事自己當面直說覺得怪不好意思似的但是到底不能不說我說是說了你倘然答應自然很好如果不贊成便須爲我嚴守祕密不要隨口張揚嚷得外人知道道了倒害我有失面子軼塵聽到這裏猜不透他師母究竟有什麼

留學生

們檢查嗎

舞台上演幻術和家庭中演幻術那是絕對不同的舞台上的幻術居高臨下看客的視線上早經了一層隔膜過起門來也就容易多了那怕真有什麼破綻給台下的人看出了台下的的人也決不肯自己出首向衆聲明與那演術的作對的家庭中演幻術那就不同了譬如我試演極小的一套這一套中明明藏着關鍵要是在台上的話只用表面上交代一下就完事了決不會有人提出抗議跑

秘密心事要向他宣布把不住那顆心在腔子裏突突的跳起來轉呆望着李氏一語不發李氏却又慢慢的說道你老師一生祇留下你師妹靜貞一人如今還沒有婆家你和靜貞差不多和兄妹一般在前幾年是常見的他的相貌也還端莊性情也還賢淑雖然沒有進過學堂自幼得他父親教導也還能知書識字老實說比較起如今這些一面孔假文明的女學生來程度還着實高些這都是你深知的據我一個人的想頭就將靜貞許配給你這雖然不是什麼自由結婚但是彼此都有真知灼見較諸男女兩家什麼事都不知道全憑媒人說話的總好得多了現在你既沒有父母我除靜貞以外也沒有別的兒女倘然你心下願意允了這頭親事將來便是兩家合成一家不但靜貞終身有託便是我也就靠着你養老了但不知你究竟意下如何你如有別的爲難地方或者意中另有婚約不

上。台。上。一。定。硬。捉。住。要。檢。查。的。有。一。次。我。在。戚。家。變。一。套。小。戲。法。就。被。一。個。八。歲。的。小。妹。妹。捉。住。硬。要。查。檢。一。下。給。他。查。檢。罷。戲。法。就。此。穿。紉。了。不。給。他。查。檢。罷。這。裏。頭。明。明。藏。着。關。鍵。不。然。何。必。情。虛。呢。我。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只。好。說。一。句。戲。法。明。明。是。假。的。天。下。那。裏。有。真。的。戲。法。咧。那。小。妹。妹。駁。我。道。既。是。假。的。你。爲。什。麼。要。念。咒。畫。符。裝。腔。做。勢。得。活。神。活。現。呢。這。句。話。駁。得。我。沒。有。話。說。我。故。說。家。庭。中。試。演。幻。術。倘。是。預。備。拆。穿。紉。的。不。

妨。老。實。告。訴。我。總。之。借。錢。是。一。件。事。婚。姻。又。是。一。件。事。我。也。不。過。趁。此。機。會。和。你。商。量。你。若。不。贊。成。這。婚。姻。一。層。當。取。消。我。的。錢。依。舊。可。以。借。給。你。諒。你。總。不。肯。負。我。便。是。肯。負。我。也。決。不。肯。負。你。過。去。的。老。師。所。以。打。開。璧。子。說。亮。話。我。決。非。是。不。放。心。這。四。千。塊。錢。要。將。女。兒。嫁。給。你。你。若。以。爲。我。是。借。此。要。挾。那。就。是。大。大。的。誤。會。了。軼。塵。聽。罷。也。不。假。思。索。急。忙。答。應。道。承。師。母。不。棄。門。生。除。感。激。深。恩。以。外。還。有。何。話。可。說。但。不。知。師。妹。心。中。是。否。贊。成。也。須。取。得。他。的。同。意。纔。好。李。氏。笑。道。不。瞞。你。說。我。也。早。已。問。過。他。了。我。雖。懂。不。得。什。麼。新。學。但。是。這。婚。姻。大。事。自。然。也。要。大。家。願。意。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轉。給。人。家。批。評。我。是。家。庭。專。制。可。就。不。妙。了。從。此。以。後。李。氏。的。心。願。是。滿。足。了。軼。塵。的。目。的。也。達。到。了。有。了。錢。在。手。便。不。肯。怠。慢。略。置。備。了。些。行。裝。就。附。着。海。輪。到。某。國。留。學。去。了。他。

妨出醜一下子。

近來的小孩子腦筋靈敏的多我的幻術出醜史中有幾回盡是幾位小將軍揭穿的只是他們的父母還是口口聲聲讚我是個不可思議的魔王咧。

說起小將軍記得有一次友人的太夫人做壽邀我去湊湊鬧忙那天恰巧大雨我帶的器具很少臨時用白布圍在一張長桌上作為演術台那天我自信手法很為敏捷而且看客中也不多機敏的人試演了一打費

程度本來是很高的在留學生當中自然可以壓倒儕輩三年以後也就得了達克透的頭銜洋洋得意的回國這時候那李氏心中的歡喜還比軼塵加上幾倍見了面之後就和他談到結婚的事軼塵便說我和師妹兩人年紀都已不小此番學成回國原應及時舉行婚禮但是我目前還不過得了一個留學生的虛名沒有什麼實惠手頭也依然拮据非常倘然草草成婚倒委屈了師妹問心實是不安不如稍緩幾時再說門生留學外洋學的是法政目前還打算到北京去走一踏碰碰機會倘能一朝跳入政界場面自然闊些經濟也自然寬裕些那時節再行結婚兩家都有些光彩可也不負師母栽培我的這一番苦心了李氏聽他這番話說得狠有道理便也點首贊成却又問道你說到北京去謀事固然不錯但到底有門路沒有倘然沒有人提挈豈非也是件難事軼塵道這倒不消師母過慮

去了兩個鐘頭。我正收拾器具。把白布一掀。不料桌子底下跳出來一位滿頭大汗的小將軍。他把我自信手法很爲敏捷。神鬼莫測的幾種關鍵。一齊當衆揭穿了。原來他預伏桌下。約摸兩個鐘頭。把桌角的白布上挖了兩個小洞。把閉人止步的後台。所有花花綠綠。光怪離奇的西洋鏡。一齊給他瞧去了。當下衆人一陣譁笑。都說我的戲法。沒甚價值。我強辯道。先前的幾套。確是沒有價值。最後的一套。掀起白布。桌下會攢出一隻鮮

我在外洋留學時節。狠受那大學校長的賞識。那位大學校長和我。國現任外交總長。從前恰是同學。并且狠有交情。門生此番回國。便求那校長寫了一封薦書。說得極其懇切。我拿了這封信去見外交總長。總長可以有些效力。如今的官場說穿了。還是和前清一樣。處處都崇拜外人。大約這外國同學的一紙介紹書。也許比中國式的八行格外來得靈驗。哩。李氏道。既然如此。那就更好了。事不宜遲。你還是趕快進京去罷。當下又拿出二百塊錢來。送給軼塵。作爲程儀。軼塵也祇有老老實實的收領。他心中對於這位未來的丈母。真是萬分感激。轉覺得謝不勝謝了。

軼塵進京以後。時常有信給李氏。說所謀狠有希望。總長亦已經面許。一俟有了相當位置。便可設法補充。隔了幾個月。又有一封信來。說已補了外交部的主事了。目前甫經就任。不便遽離職守。再緩些

靈活跳的小狗來那才算得是驚人的大套咧。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告化阿福

乞丐。滬諺謂之告化子。命義所在。不可究極。內部支派亦分兩系。如政界昔日之新舊。近日之直奉。然臨時乞丐不與也。年來米珠薪桂。貧苦失業者。無食無衣。或遭天災顛沛。或因

時便當請假回南舉辦喜事。李氏和靜貞看見了這封信。自然說不出的心頭快活。可是自從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軼塵方面便音訊杳然。李氏常寫信去也。從沒有一封回信。起初祇當他是公事忙了也。還不甚在意。後來將近一年多。始終並無片紙隻字。李氏不禁惶急起來。又苦於北京方面沒有熟人。可以探聽消息。萬不得已。便和靜貞商量。好在自已年紀還不算大。可以吃得起辛苦。北京雖遠。有了火車交通。也很便利。便命靜貞看家。親自帶了一個女僕進京去找。軼塵到京之後。住在一家小旅館裏。第二天便雇了洋車到外交部裏去訪問。軼塵部裏的聽差見是位女太太到部裏來找人。又說是從南方來的心下頗有些納罕。便問找誰。李氏說找部裏的主事。姓吳的。內中有個聽差便說道。本部的主事裏面沒有姓吳的呀。請問你找的這位吳老爺大號是什麼。說明白了。我們就好通報了。李氏

人禍流離，苟延人世，不得不流而爲丐，求乞度活，一種哀慘之狀，觸目生悲，此等皆爲臨時乞丐，不在余述之列。兩系醫何曰：東行曰西行，東行逢春二秋八兩月，奔走各埠，西行則終老當地，不越雷池一步。個中所以稱東行曰流星，西行曰守土，誠名實相符也。內地有丐頭專司其事，上海南市開北亦循此例，租界取締甚嚴，工部局爲防宵小聚衆騷擾起見，捕治乞丐，不遺餘力，故丐頭無僱用之必要。天演淘汰，然捕自歸捕，乞自歸

上海奇怪人

道他號叫軼塵，那聽差道：「啊呀，那是新陞參事的吳大人呀，你怎麼還說他是個主事？」哦，不錯，他在一年以前原還是個小主事哩。說罷，一面便引李氏到一間客室裏，坐下一面便進去通報。李氏坐在客室裏，想着這聽差的話，覺得又是歡喜，又不免有些疑惑。歡喜的是軼塵進部不過一年，居然陞了參事了，可謂隆隆直上，祇怪自己無從問訊，又不常看報，所以不能知道。疑惑的是軼塵既然如此得意，何以這一年多沒有音訊，豈非令人難解？他正在那裏獨自沉吟，那個聽差早又跑出來，對他說道：「吳大人，今天沒有到部，請你明天再來罷。」李氏道：「他公館住在什麼地方？諒來你們總知道，請告訴我，便好到他公館裏去找他。」此地是辦公之所，我一個女流，常常往也，狠不方便聽差答應了一聲，便將軼塵的住址另外開了一個字條給李氏。李氏也不回旅館，就照着字條上所開的地址，逕往軼塵

留學生

三三

乞海上商業滋茂。每日賴之以生活者。奚止千萬人。但有正有理之常也。成家創業之子。固屬不鮮。傾家蕩產者。亦無日無之。有此爲產生乞丐之大製造廠。雖取掃嚴厲。仍未能廓清膚膜也。

告化阿福者。佚其姓。籍貫亦不詳。或云寶山縣屬之羅店。或謂松江附近之南橋。聆其語音。則多金陵土話。又能操不完全之英日語言。及極純熟之蘇州京話。指爲羅店南橋產者。恐亦意擬之詞。因該兩處爲東行流星

公館中來。先向門房說。要見軼塵。門房便道。我們老爺一早就出去了。每天晚上都要到十二點過後纔能回家。請明天一早來可以見得着。或是有什麼話先請留下也好。李氏想了一想。便道。我也並無別話。等你們老爺回來。祇說是他的師母親自來京找他。住在榮陞旅館二十四號。請他到我那裏來一踏。就是了。門房聽見李氏是他主人的師母。又說得這等大模大樣的。倒也不敢怠慢。忙一連應了幾個是字。李氏便自回旅館。以爲到了明天軼塵必定會來。誰知等了一天也沒見他的影子。第三天一早便又坐車到他公館裏去。門房一見了他。便冷冷的道。老爺有要緊公事。昨天晚車到天津去了。要五六天纔能回來哩。李氏又摸了一個空。不得已快快而歸。到了六天之終。又趕得去門房。便說人是回來了。却是事忙得狠。不能會客。李氏祇得又忍着氣。折回旅館。如此又一連去了三次。始終沒見

之大本營。每遇春秋兩屆開碼頭時。必於是處開會集議。然後出發。指告化阿福爲彼都人。或因是耳。阿福初來滬。在光緒庚子辛丑間。以拾香烟頭度活。每日攜一布袋。徜徉馬路。見人遺棄之香烟頭。則拾於袋內。饑則哀求包飯作內送飯之人。飽嘗殘羹餘粒。倦則擇僻靜之所。天被地褥。一枕黑甜。拾得之烟頭。則去其外裹。淨留烟絲。嚮入淨絲烟作內。充淨絲出售。迨後香烟事業興旺。冒牌衆多。阿福利用此機。拾來之烟頭。專銷於此。

上海奇怪人

一面到了第四次。李氏到他公館門口。祇見一部汽車。停在門外。李氏心想。這大約是軼塵坐的汽車了。今天總許還沒出去。可以見面。便問那汽車夫。這汽車是不是吳家的。汽車夫點點頭。李氏便欣然入門。先對那門房說道。你家老爺今天諒必在家了。門房像不肯理他的樣子。連問了幾聲。纔大聲答道。又出去了。李氏再忍不住。便指着汽車問道。老爺出去了。汽車何以還停在這裏。門房冷笑道。你倒問得好笑。老爺的汽車。難道一定要老爺坐。別人就坐不得麼。李氏聽他這樣說。覺得話裏有因。正想再問。忽聽得裏面嚷道。太太出門了。汽車預備好沒有。這門房便拉着狠高的嗓子。答道。預備好了。頓時三四個僕婦。簇擁着一個珠圍翠繞的麗人出來。走過李氏身邊。微微看了一眼。也不說什麼。便上了車。嗚嗚的幾聲。就風馳電掣的去了。李氏心下。很是駭異。忙問門房。這是誰家的。太太門房大笑道。

留學生

上海奇怪人

種專做冒牌公司。待其重製烟捲出售。近五年來。此項烟絲。即幾家著名香烟公司。亦都收買。以之作下等香烟原料。阿福居奇囤積。時來福湊。久已面團團作富家翁矣。所居在開北。有妻有妾。有子有孫。阿福每日必至大馬路浙江路間之某茶樓品茗。服御華麗。手面闊綽。不知者孰信其前十年。才于馬路。作此種想入非非之營業者耶。

但阿福之得意。不僅在販賣香烟頭。事業一項。蓋又兼營乞丐事業。來滬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三六

你這人好。獸說是太太。便是我們家的太太了。還說什麼誰家的太太。太老實對你說了罷。我們這位太太。便是現任外交總長的妹子。老爺沒有這麼大照應他。這個官就能升得這樣快麼。李氏一聽此話。由不得阿呀一聲。覺得眼前漆黑。便咕咚一聲。暈倒在地。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西神

何海鳴先生新近做了一篇十三個情人。小說是記述一位浪漫先生的歷史。寫得筆歌墨舞。非常酣暢。我讀了這篇小說。正在出神。覺着有一種什麼感觸似的。忽然有一個友人來訪。見我正看這篇十三個情人的小說。笑對我說道。天下事無獨有偶。海鳴先生說的是

之初。識至友二。均寄寓虹廟街之街。上。以戲單廣告紙爲被褥者。一曰淘沙老大。一曰廣東小陳。阿福曾與若二人聯盟爲兄弟。以柴榮趙匡胤鄭恩自負。凡收舊貨及淘沙爲業者。老。大可向之取佣。廣東小陳。則專向喜。事或喪事人家生發。所謂鄭子明黨。今二人亦富矣。阿福則招致乞丐。別。爲三部。如公署辦事分科。條序井然。

A 把橋 凡天后宮橋外洋涇橋。垃圾橋等處。屬於阿福把橋部之。範圍。遇車輛上下。代爲推拉。而後。

上海奇怪人

一位浪漫先生。我却也看見一位浪漫女士。浪漫女士的用情和浪漫先生正在同一軌道上競走。或許還要超過浪漫先生的前面。因爲浪漫先生雖然是持着博愛主義兼收並蓄。然而過後思量迴腸。盪氣只賸這十三個情人。做了風花一瞥。在他腦海中的影片上印着深刻的痕迹。時時複演起來。算是重溫舊夢。細拾墜歡。究竟如水流年。挽不轉似花美眷。而且十三個情人中。像第七個的送上一份花柳病重禮。第九個的東洋使女演出種種醜態。第十三個的費了三千元代價。只換着三十元的稿費。未免是情場之失敗者。讀了很使人怪膩膩的。獨有這位浪漫女士。却掌著常勝軍的旗幟。粉圍鴛陣。四面凱歌。被他征服的許多妝臺奴隸。還死心塌地的在那兒歌功頌德。他的魔力是怎樣的利害啊。皈依他石榴裙下的。沒有人替他做過統計表。一時也記不清許多。現在姑且依着海鳴先生的前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上海奇怪人

索錢。每日所入。爲數不鮮。等於釐金。關卡性質。阿福定例。一橋一日定價一百文。外來乞丐。如欲享此處利權。祇須在阿福處包認規費。不拖不欠。便可加入團體。否則阿福命心腹痛毆使去。不准在附近橋邊索取。妨害營業。總機關部。則設於天妃宮內。

B把桶 以法界鄭家木橋。及英界滿庭芳爲大本營。專以倒飯爲事。阿福擇派頭腦。爲之分疆管事。大部份則南京路以南。愛多亞路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三八

例提要鈎元的。揀出十三個來。每人做上幾句說明書。浪漫先生見了。不知也要發什麼感想哩。

第一個 隔壁的小白臉

浪漫女士芳齡十八有餘。十九不足的時候。已做了新寡的卓文君。女士的父親本來開着一爿火腿店。從小替女士上了學。讀了好幾年書。他的天賦非凡。優美冰雪的聰明和著花月的態度。誰也不說他一聲玲瓏可愛。他在十五歲以前規規矩矩做他的女學生。十五歲以後情竇開了。恰巧他的父親商業失敗。就有一位公子哥兒。化上二三千元的投机資本。把這塊小家碧玉輕輕的做他一件很新鮮的玩好品。不到兩三年。這位公子哥兒便做了愛情的犧牲者。人家都說女士的身世可憐。他却是和隔壁的一位小白臉暗地裏做了燕侶鸞儔。消遣他的孤衾單枕。因爲那時正在宣統初元。婦女的

以。北。東。至。黃。浦。灘。西。至。跑。馬。廳。一。段。爲。把。桶。區。域。每。日。上。午。十。二。句。至。一。句。下。午。五。句。半。至。六。句。半。則。此。輩。出。現。伺。店。家。饒。罷。包。飯。作。送。飯。者。挑。出。空。担。若。輩。手。持。洋。鐵。罐。破。瓦。缶。將。飯。桶。內。之。餘。粒。搜。倒。一。空。惟。例。不。能。倒。殘。羹。（若。挑。担。或。店。家。請。送。者。則。亦。受。之。不。辭。）然。後。攜。至。大。本。營。俟。阿。福。發。落。譬。如。殘。疾。或。有。病。者。不。能。自。討。自。吃。則。得。於。此。中。分。潤。之。包。飯。作。如。生。阻。力。則。由。阿。福。出。面。交。涉。此。項。把。桶。

上海奇怪人

貞。操。問。題。看。得。很。重。公。子。的。父。親。又。是。一。位。政。界。中。人。物。女。士。不。得。不。公。私。兼。顧。表。面。上。做。他。玉。潔。冰。清。的。嬌。雌。月。下。花。前。幹。他。送。暖。偷。寒。的。勾。當。這。件。事。瞞。得。鐵。桶。也。似。的。後。來。這。位。初。通。人。道。的。小。白。臉。也。患。了。消。渴。病。有。好。幾。天。沒。有。到。女。士。那。邊。去。女。士。便。大。發。醋。勁。疑。心。小。白。臉。得。新。忘。舊。他。本。來。最。喜。歡。弄。筆。墨。的。平。常。看。慣。了。報。章。上。登。載。的。上。諭。就。仿。着。皇。帝。口。吻。寫。了。一。封。情。書。中。間。幾。句。說。道。愛。卿。起。自。孤。寒。游。擢。禁。近。朕。不。憚。推。心。置。腹。寵。禮。有。加。乃。竟。數。月。不。朝。實。屬。辜。恩。溺。職。着。卽。明。白。回。奏。欽。此。小。白。臉。接。到。這。封。情。諭。放。在。枕。頭。底。下。原。想。勉。強。趨。朝。鞠。躬。盡。瘁。以。報。知。遇。無。奈。一。個。軀。壳。有。幾。千。百。斤。重。再。也。支。撐。不。起。只。好。做。個。夢。裏。襄。王。去。會。他。的。巫。山。神。女。他。有。一。個。祖。母。平。日。寶。貝。得。這。位。孫。兒。好。像。李。密。的。陳。情。表。中。說。的。一。樣。看。着。他。這。般。病。症。知。道。有。些。蹊。蹺。被。他。尋。根。究。底。已。經。曉。得。小。白。臉。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上海奇怪人

乞丐。皆屬阿福心腹。如軍營之糧臺軍需。非至戚好友不與也。據阿福云。所分地段。亦有肥瘠。倘在二三四五條馬路之東段。外國行家居多。所入式微。迤西則爲美缺。故任把桶者。亦時時更調。以昭公允云。

○把路 散處私家小巷。專向居戶求討。無人見。便肆眩篋。平日阿福不取規銀。惟得貨物求銷。須由阿福經手。苟循行不悖。萬一任上失風（竊物時被捕送究之謂）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四〇

是患得風流病。冷不防的。趁着小白臉假寐的當兒。又在枕頭底下。搜到了這封情諭。再加上一番秘密的偵探。竟調查得詳細。氣得這位老太太。像越王勾踐。式拜的。怒蛙一般。提着一根拐杖。顛巍的。獨個兒。走到隔壁。指名把浪漫女士。罵了一個暢快。這麼一鬧。把浪漫女士的假面具。揭穿。索性打破貞操的束縛。實行男女社交。公開在十幾年之前。不得不算他是自由戀愛的先覺者。然而造成他這先覺者的資格。還要推崇到那位老太太一微之功哩。

第二個 新聞記者

這件事。是追溯從前的。實在是還在浪漫女士未做公子的少奶奶以前。他因着父親破產。家庭生活頓陷悲境。就投身到一家電話公司。去做司機生。喂！哈羅！東一百零一號。西一千五百六十三號。鎮日。價賤這機械式的生活。在旁的人處了。這種地位。無聊極了。然

則阿福暗爲布置。不致受非刑罪。

滿釋出。有拔升把橋之希望。

綜是以外。阿福每月收入。不讓一小洋行買辦之進款。無怪其轉瞬即能溫飽。俄頃而成富翁。雖負告化之譚。然亦無礙於事。近聞阿福爲新丐日多。亦有創推翻己之勢力。創行新法。以與世界潮流共進者。故阿福灰心丐政。任其所以。不若以前之認真辦理。因此租界上乞丐。亦漸凌亂。遠不及以前整飭。由是以推。告化阿福。豈非上海地方之奇怪人哉。

上海奇怪人

而浪漫女士是一位天生尤物。很能夠好整以暇。從極無聊中尋出他的有趣事業。旁人當電話局中的司機生。只有代人接線。他却善於自己打與別人叮咛。王先生在報館中麼呀。你是密司脫王麼。昨天你爲什麼又失約。今天晚上六點鐘請你務必到公園中來走一輪。我在第五隻茅亭旁邊候你呀。又忘記了。素芬姊。今天好些麼。替我問候他一聲。再會。再會。千萬不要再失約。這種千篇一律的電話。一天不知要打上好幾回。借着電話機做他的青鳥。使那位王先生坐在編輯室裏。正在編輯稿件。被他這樣的叮咛。叮咛。鬧得怪厭煩的。並且在事實上。王先生實在不願與浪漫女士有所沾染。因爲王先生早有了女士的同學。素芬姊了。素芬姊是熊掌女士。是魚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只好把女士割愛。任他在那兒鬧。這片面的相思。這件事纔算是女士的失敗。然而到了現在。那位王先生談到。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滑稽詩四首

十三個情人的對面觀

四二

滑稽詩四首

程瞻廬

夏閨雜詠(長短句)

前三句如七言絕句例後一

句長至二三十字須作一氣

讀

(一)

楊柳梢頭月一弓。蘭湯浴罷出房櫳。
含情笑向檀郎道。搭係手攪着手肩。
並着肩一淘。坐拉摩託卡裏。開足快
車。黃浦灘浪去兜風。

女士還要咨嗟太息說他凝脂般的肌膚瓠犀般的玉齒實在是一個特出的人才我辜負了他實在對不起良心呢所以不得不借重這位王先生做個第二位情人因為浪漫女士千真萬確對於這位王先生破題兒用他愛情的試驗事實雖屬參商精神早已結合論名義不如小白臉之親論資格却比小白臉老了许多春秋書趙盾弑君許世子不嘗藥都是窺人隱微一種誅心之論做小說的爲着浪漫女士也鄭重申明把小白臉放在第一是正名定義把王先生放在第二是闡幽索隱不是這樣人家或者要哦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那首老詩說浪漫女士若是不受萬惡社會的薰染舊家庭舊禮教壓制的反動力原是一塊純粹無瑕的白玉呢

第三個 大地主

(二)

碧紗窗外日西斜。女伴閨中笑語譁。
手執金刀頻祝告。但願今朝切出一。
個如糖如蜜又鬆又脆。檀香子蠟燭。
黃着皮甜的好西瓜。

(三)

藕絲衫子勝吳綾。小扇輕攜塵以肱。
不撲流螢撲何物。拍殺幾個可憎可。
厭。可驚可怕媒介瘟。疫妨礙衛生紅。
巾裏額金紙貼背的大蒼蠅。

(四)

捲起珠簾待月華。好風香送白蓮花。

滑稽詩四首

史耀前是精明到二十四分的一位資本家。蓋了一所很精緻的房。
屋專租給本地縣知事做公館。住租價倒也並不十分昂貴。不過與。
縣知事做了房東。房西就借此包攬詞訟。每月有了這項收入。區區。
的房租。反看做告朔的犧羊了。歷任知事總礙着房主的情面。有求。
必應。偶然也有一兩個要做那鐵面無私的包龍圖。碰着幾回頂子。
然而史先生的腰包中。却早已十分膨脹。膨脹到了極點。自然要發。
洩。少許浪漫女士。就去做了他惟一的漏卮。史先生挹彼注此。總算。
爲着女士。白忙了半世。一年四季中的合時衣服。五光十色的金鋼。
鑽飾品。都是史先生應盡的義務。結果只買到了女士春風幾度的。
身體。却不會打動他的芳心。一毫半釐有了錢。就眉花眼笑。攪得火。
熱。沒有錢。便依然做他的冰桶。有一回史先生官興大發。化上八千。
兩的雪白花銀去運動一個鹽知事。很遠的出了一輪遠門。知事沒。

十二個情人的對面觀

小說點將錄

阿儂欲解檀郎渴。金漆盤裏托出一雙官鑿五彩蓋碗。泡着一鍾濃醞。香噴噴一旗一槍的上好六安茶。

小說點將錄

大胆書生

小旋風柴進 袁寒雲

贊曰 皇皇華胄翩翩公子開閣

延賓從之者如歸市（從之者如

歸市其中當有古董掇客）

花和尚魯智深 蘇曼殊

老鴛式的丈母

四四

有到手却做了金蠶裘敵的蘇季子流落異鄉幾乎不能回籍雖然尋到了經手的知事捐客控告他詐欺取財請他嘗嘗鐵窗風味那八千兩銀子却早和楚霸王的一千江東子弟一般再也不能回來的了事後史先生對人說起此事總是指天畫地說世上沒有好人不過當他回家的時候這位候補知事太太的浪漫女士又捲了家裏的一筆私蓄不知去向他却付諸不議此中秘密與其說是史耀前的重錢輕人毋甯說是浪漫女士的手段高明罷

（第四個至第十三個下期續刊）



老鴛式的丈母

程瞻廬

王老太六十多歲的年紀了頭髮和洋灰鼠一般顏色皮膚上起着

贊曰。超凡拔俗。取法乎上。兼擅風流。是花和尙。

行者武松。嚴、獨、鶴、

快活林中。惟君稱雄。景陽打虎。力無窮。

黑旋風李逵。葉、楚、脩、

亦粗豪。亦斌媚。使酒善戰。一條好漢。楚脩善飲。爲文如大刀闊斧。殊有黑旋風粗豪之氣。然間爲香豔體。又如鉄牛之偏饒斌媚。

(待續)

小說點將錄

浪紋般的皺痕。可是他的兩頰。卻煊染得和海棠果一般紅。他喝了酒。麼他是涓滴不飲的。喝甚麼酒。他搽了胭脂。麼目下的風氣。年輕女郎。都不搽胭脂。沒的雞皮鶴髮的老嫗。反而搽起胭脂來。左不是右。不是他的兩頰。因甚煊染得這般紅。原來不爲着別事。單單爲着他的心愛女壻。今天要上門來望丈母。

丈二長的荳芽菜。還要老嫩麼。女壻上門。累他做老丈母的。臊得面紅。這也不是人情以內的事。王老太這番面紅。不是爲着害臊。他知道女壻今天上門。把他忙得夠了他。一得了消息。隔夜便先忙起。壯雞肥鴨。紅燒的清燉的一般般的預備起來。足足的忙了半夜。方才歸寢。今天聽得鄰雞喔喔的啼聲。他一骨碌翻身離牀。草草的梳洗完畢。便提着籃兒上街去買東西。甚麼魚兒肉兒。以及一切零碎食品。滿滿的買了一籃。回到家裏。分咐媳婦切的切。洗的洗。煎熬的煎。

老鴿式的丈母

彩票毒

瞻盧

第一章

阿金姐自言自語：

新嫂嫂好大福分！化了六角洋，着了五百元；見錢眼熱，儂也來買一張頑頑。

甘肅副券開彩了！財運怎麼樣？阿呀！

小彩也沒分；儂不信，再買再買。

慈善正券開彩了！財運怎麼樣？阿呀！

末尾也沒分；儂依舊不信，再買再買。

熬爆炒的爆炒他又忽然燒火忽然執鏟忽然做上竈忽然充下竈廚房裏熱氣上騰竈門裏火光不絕因此把王老太的兩片面皮煊染得和海棠果一般紅。

王老太是個慳吝人物這兩天購買東西着實破費些錢鈔左右鄰舍都道這愛錢似命的婆子卻肯爲了女婿分上做這大大的東道可見他愛女婿的心比着愛錢還切其實卻是老大的不然他除是對於銀錢用着充分的愛情其他無論親爺親娘親兒親女都沒有絲毫的愛情那女婿更不消說了他的女婿是個商界中人物近來正交着紅運投機事業上面很是發達從來糲多湯膩女婿發了財女兒的起居食用當然稱心遂意女兒名喚阿招雖然嫁了個賺錢的丈夫依舊不脫小家子的習慣平日對於丈夫別的不忙忙的便是開花帳敲竹槓掉鎗花穿扇面千方百計把丈夫的銀錢騙到自

綏遠獎券開彩了！財運怎麼樣？阿呀！小彩末尾都沒分；儂只是不信，再買再買。

第二章

金姐的爺和金姐的娘發話：

這了頭明天要嫁了，男家定親的金戒金環，她都把來買彩票；不爭氣的女兒！我不打她，卻打誰？

金姐的娘含着淚說：

女兒大了，你好歹總留些她的面皮。

第三章

老夫妻倆打開金姐的房門，大聲呼

己。手。裏。整。封。的。背。了。丈。夫。暗。暗。的。存。在。銀。行。裏。生。息。算。做。自。己。私。房。積。蓄。零。碎。的。背。了。丈。夫。十。塊。五。塊。的。津。貼。娘。家。還。有。在。家。時。結。拜。的。小。姊。妹。聽。得。阿。招。手。頭。有。些。油。水。便。穿。梭。也。似。的。去。走。動。見。面。以。後。免。不。得。要。挪。借。些。銀。錢。阿。招。看。着。小。姊。妹。份。上。又。不。好。十。分。拒。卻。還。有。三。五。個。滑。頭。少。年。暗。暗。向。阿。招。通。個。消。息。說。你。不。破。費。些。塞。嘴。錢。我。們。便。把。你。從。前。所。做。的。醜。事。在。茶。坊。酒。肆。裏。面。逢。人。宣。布。偏。是。偷。幹。醜。事。的。婦。女。實。際。上。不。怕。出。醜。名。義。上。卻。怕。出。醜。經。人。家。這。麼。一。番。要。挾。他。便。化。了。大。大。的。一。筆。錢。堵。塞。人。家。的。嘴。巴。遮。蓋。自。己。的。乖。醜。阿。招。的。丈。夫。朱。題。山。一。向。在。上。海。經。商。難。得。回。家。素。來。又。是。深。信。妻。房。不。疑。其。有。他。志。阿。招。要。甚。麼。他。便。應。甚。麼。明。知。阿。招。用。不。了。這。許。多。錢。橫。豎。自。己。手。頭。寬。裕。落。得。媽。媽。虎。虎。不。去。計。較。好。在。妻。房。的。積。蓄。便。是。自。己。的。積。蓄。一。姓。寫。不。出。兩。樣。字。一。樹。開。不。出。兩。種。花。同。

喚：

「阿呀！女兒！你怎麼……」金姐的爺說。

「阿呀！苦呀！好好的女兒，被你逼死了。」金姐的娘說。

夫妻抱屍痛哭，哭個不歇。

「唉！金姐的吉期，便是金姐的死日。彩票的毒，毒到甚麼樣的程度？」編書的說。

海上打油詩

飯·牛·

牀。合。枕。的。人。分。甚。麼。你。的。我。的。呢。王。老。太。得。了。這。個。賺。錢。的。女。婿。自。己。的。一。家。吃。用。都。靠。在。女。婿。的。招。牌。上。開。支。兒。子。阿。黑。素。來。遊。手。好。閑。沒。有。常。業。手。頭。沒。錢。時。常。向。妹。子。家。裏。去。借。貸。阿。招。迴。護。着。娘。家。凡。是。娘。家。份。上。的。人。向。他。借。貸。總。是。有。求。必。應。要。是。夫。家。份。上。的。人。向。他。商。借。些。款。項。他。便。一。個。鵝。眼。錢。看。得。車。輪。般。大。朱。題。山。不。知。底。細。轉。說。他。妻。房。勤。儉。持。家。一。錢。不。肯。浪。用。這。番。題。山。新。從。上。海。回。家。王。老。太。預。知。他。要。來。望。丈。母。暗。暗。的。向。女。兒。要。了。十。塊。錢。辦。些。酒。餚。替。女。婿。接。風。其。實。這。一。席。酒。至。多。化。了。五。塊。錢。還。有。五。塊。錢。四。塊。納。入。腰。包。一。塊。給。了。媳。婦。所。以。他。們。婆。媳。倆。在。廚。下。辦。菜。雖。然。忙。得。手。脚。擦。亂。心。頭。卻。異。常。舒。服。既。有。銀。錢。到。手。還。有。一。頓。大。嚼。吃。了。溼。的。賺。了。乾。的。怎。說。不。舒。服。比。及。菜。餚。辦。齊。朱。題。山。早。已。得。意。揚。揚。的。來。赴。丈。母。家。的。盛。宴。其。實。這。席。盛。宴。羊。毛。出。在。羊。身。上。蜻。蜓。吃。尾。巴。自。

衛生會裏鬧烘烘。大小蒼蠅捉滿籠。
買得蒲葵新扇子。好教夜夜撲蚊蟲。
小戶人家臭蟲多。豬牌妙藥快張羅。
言猶在耳。渾忘却抵制五分熱度過。
樓上斜陽罷晚妝。蓬鬆雙鬢去乘涼。
欲尋道遣排閒悶。好到寄娘鹹肉莊。
紅映皮膚看得清。輕紗衫褲薄秋雲。
美人裸體西洋派。進步何妨精出精。

(蘇人謂裸體曰精出精)

高跟新式着皮鞋。硬學妖嬈未見佳。
兩只燒人黃肉棒。(蘇州人謂腿曰
燒人棒)行來吉閣復歪斜。

海上打油詩

己吃着自己的可笑。朱題山卻一些兒沒有覺察。
王老太的兒子阿黑。今天恰不在家裏。題山到了。沒人相陪。王老太
卻央託同居的趙大麻子。做個陪賓。老太自己不會喝酒。大麻子卻
是洪量。有他在座。也好勸女婿多喝幾杯酒。那時題山坐了首席。大
麻子和老太打橫相陪。媳婦忙着上菜添酒的事。出出入入。沒有停
過脚步。老太迷花着眼睛。瞧着女婿嘴裏不住的。姑爺長姑爺短。他
說今天款待姑爺。沒有甚麼可口的菜餚。不過聊表老身的一片敬
意。姑爺菜餚便不中吃。瞧着老身份上。也要委屈姑爺。多用一些兒
……姑爺這蝦仁須趁熱吃……姑爺這杯酒冷了。用了冷酒。端怕
姑爺不舒服。趙先生快替姑爺換上一杯……姑爺老身三個月沒
和姑爺見面。姑爺卻越加發福了。姑爺的面上紫氣騰騰。財神菩薩
跟着姑爺走。姑爺的面上都是財氣。姑爺便是財神菩薩轉世……

老鴿式的丈母

塵塵談鬼

馬車得得逐風行一瞥橫波俏眼睛
大袖寬袍三克黨遊街幾輩少年人
（海上少年盛行目上戴托力克鏡
手中攬司的克棒嘴裏銜茄立克香
烟謂爲三克黨）

明珠小袋貯銅錢約略華齡二八年
絲襪紅黃藍白黑國旗四扇繡鞋尖

塵塵談鬼

陳小蝶

小序

今世昌言無鬼偶有及之者則必斥

老鴛式的丈母

五〇

趙先生你瞧姑爺怎麼樣的好相貌好品格姑爺坐時恰似一口鐘
姑爺立時恰似一棵松姑爺臥時恰似一面弓似這般的好相貌好
品格合該姑爺做個大財翁……休說姑爺發福便是我家的小姐
靠着姑爺的福也發福得多了滿面多是肉彩活像一位財神奶奶
這是我家小姐命好運好才修得到這般的好姑爺不是前世敲破
了一千個木魚那得這般的好姑爺和他做一對不是前世坐穿了
五百個蒲團那得這般好姑爺和他做一雙……咦趙先生你怎麼
只是嘻嘻開着嘴不住的好笑老身請你來陪姑爺你怎麼不和姑爺
攀談攀談……其實這婆子一入了席簡直不會停過嘴快刀切不
斷的姑爺連連的從牙齒縫裏迸出一啓齒便喚了二十六聲姑爺
教趙大麻子怎能夠插嘴只得嘻嘻開着嘴不住的好笑
待到婆子嘴裏咀嚼東西時滔滔不絕的姑爺暫時停止趙大麻子

爲妖妄。嗤爲迷信。而高論之士。必又務炫新奇。盛倡靈學。甚又藉此以售其聚斂之術者。其實乃兩失之間。嘗與瑋妹談鬼。以爲鬼之爲物。杳渺虛冥。不能必其必有。不能必其必無。然人死是謂大夢。夢有所見。死亦必有。所見是謂魂。出魂者氣也。尸者質也。凡人稟氣質而始。生氣爲形。上質爲形。下形之物。不能與天地共世。故或有癘時。形上無物。太極無始。非自尅剝。永不寂滅。或謂稚子之死。其鬼大於成人。卽是此理。又曰。至人無夢。

塵塵談鬼

才和題山隨意攀談幾句。道些天時寒暖。講些生意筋絡。沒多片刻。婆子嘴裏的東西。早下了肚。騰出這個空閑。舌頭又一聲聲的喚起姑爺來。他道姑爺怎麼停着筷兒。不隨意用些粗餚。姑爺多用一筷。老身的面上便多增一分光彩。趙先生你怎麼貪圖和姑爺講話。姑爺的杯兒空了。却不替姑爺滿滿的斟上一杯酒……姑爺這是肉圓。姑爺吃了肉圓。管教你夫婦倆團圓到老……姑爺這是海參。姑爺吃了海參。管教你多子多孫……姑爺莫客氣。姑爺你總要領我的情……好姑爺那麼便對了姑爺你再用一些兒……比及酒畢。上飯。王老太的媳婦不客氣也。陪着姑夫同吃。席中三個人舉起着筷兒。夾着壯雞肥鴨鮮魚大肉。只向題山的飯碗上堆疊。題山的肚皮又不是個無限公司。一時怎麼吃得下。待要拒絕不吃。怎禁得婆子從旁相勸。道姑爺又不領情了。窮丈母難得請姑爺吃一頓飯。好

老鴛式的丈母

愚○人○亦○無○夢○此○二○人○者○混○混○沌○沌○不
生○一○塵○初○無○所○擾○其○心○曲○故○其○魂○不
驚○故○自○無○所○夢○非○特○無○夢○即○其○死○後
且○亦○無○鬼○人○之○有○鬼○者○必○其○人○生○前
有○一○氣○之○稟○死○後○結○不○可○散○或○為○浩
然○或○為○凶○厲○其○氣○正○者○則○神○而○明○之
是○謂○之○神○其○氣○厲○者○則○鍾○為○妖○魅○是
名○曰○鬼○神○鬼○之○間○差○不○容○髮○亦○視○其
人○之○秉○氣○如○何○耳○然○氣○有○厚○薄○鬼○神
亦○有○久○暫○壯○繆○武○穆○浩○沛○充○乎○天○地
故○雖○百○世○其○神○益○明○伯○有○杜○伯○元○惡
大○厲○魂○驚○一○國○千○載○而○下○言○者○失○色

姑○爺○你○千○萬○莫○客○氣○姑○爺○一○客○氣○老○身○便○沒○趣○了○題○山○推○却○不○過○只
得○勉○強○吃○完○了○一○碗○飯○席○散○以○後○媳○婦○忙○忙○的○泡○了○一○碗○雨○前○茶○送
給○姑○夫○解○渴○在○這○當○兒○婆○子○猛○覺○得○一○陣○屁○臭○直○向○鼻○孔○裏○撲○將○過
來○婆○子○捏○着○鼻○子○惡○很○很○的○向○媳○婦○瞅○了○一○眼○道○唉○太○不○掙○氣○你○怎
麼○當○着○姑○爺○放○這○臙○臙○惡○毒○的○臭○狗……屁○字○尙○沒○出○口○題○山○忙○向
他○丈○母○說○道○媽○媽○不○要○錯○怪○了○舅○嫂○這○屁○是○我○放○的○婆○子○趕○把○手○指
離○開○了○鼻○子○着○實○的○把○鼻○子○嗅○了○幾○嗅○道○不○錯○不○錯○老○身○原○道○這○個
屁○不○像○是○媳○婦○放○的○媳○婦○的○屁○臙○臙○惡○毒○那○裏○有○這○般○的○又○甜○又○香
和○黎○膏○糖○一○般○滋○味○說○時○引○得○大○家○都○笑○了
自○從○吃○過○這○席○酒○後○忽○忽○時○光○又○經○了○三○個○月○一○天○婆○子○的○兩○片○面
皮○不○似○海○棠○果○一○般○紅○却○似○成○年○的○冬○瓜○精○一○般○青○他○跌○了○筋○斗○麼
沒○有○沒○有○他○把○靛○青○塗○了○面○麼○又○不○癢○又○不○呆○因○甚○要○把○靛○青○來○塗

故其爲鬼亦有百世也。其他小善小惡以及慘屈冤死之徒。乍死魂驚。非不依附草木。見形顯晦。震驚世人。索命中惡時有所聞。及其宿願既償。凝氣已散。隨風飄散。不能再聚。或者與物相附。重爲草木禽獸。人物來生。人世雖欲爲鬼。不可自得。而輪迴投胎之說。有不得盡誣者矣。予幼多幻想。喜談狐鬼。耳目所得。聞見鑿鑿。有不能不自信者。輒次第筆記之。乃作談鬼。

歲戊午。予從家君客蛟川。寓花園弄。

塵塵談鬼

面左不是右。不是他的兩頰。因甚這般青。原來不爲着別事。只爲他的討厭女婿。今天又上門來找丈母。

在這三個月裏。題山的投機事業。鬧得一敗塗地。名譽也壞了。財產也完了。阿招和丈夫鬧個幾回。竟收拾些細軟東西。背着丈夫。一溜煙的走了。題山見着家破人亡。十分懊喪。後來打聽得阿招並沒遠逃。只躲在娘家裏。貼錢養漢。度那快活日子。當下氣憤憤的跑到丈母家裏。待和丈母開個談判。一言不合。婆子便手指着女婿的面皮。罵道：窮鬼！我不向你索人。你顛倒向我索起人來。你恐怕窮昏了頭。腦才道出這些沒出息的話。窮鬼！你還不走。老大的耳括子給你受用。題山入門時。眼見他妻子躲入舅嫂房裏去。便道：不用罵。不用罵。待我搜覓一下子。再向你理論。當下放開脚步。正待闖入舅嫂房裏。說時遲那時快。驀地裏從房內跳出一個大漢。一把扭住了題山的。

老鴛式的丈母

塵塵談鬼

屋故不遂。宅人亦稀。家君宿署中。不常歸。予妹瑗。弟寶。皆幼。奉母居東軒。關西軒爲予讀書所。軒外小有花木。扶疏綠影。時復上窗。入夜則月白。室黃。清曠獨絕。予膽素豪。往往獨宿深院。雖不燃燭。無懼。願入是室。卽白晝亦覺心膽慄慄。不可留。四顧室中。床榻井井。了無他異。入夜風月。淒白。不異人境。而予總覺鬼影幢幢。出予身後。讀書至不能卒頁。遁而至於東軒。兩軒相距不及五步。而一逾闕限。已覺神志頓異。心肺清泰。輒亦不

老搗式的丈母

五四

胸脯。喝道。你是甚麼人。青天白日。竟敢闖到我渾家的房裏來。好好和你到茶寮裏去講個理。原來說話的正是婆子的兒子。阿黑。婆子也指着題山罵道。窮鬼呀。你嘴裏嘈些甚麼呀。簡直不是說話是個黃狼屁呀。便是黃狼屁。也沒有這般的臭呀。

在他們吵罵的當兒。同居的趙大麻子。暗暗的冷笑道。前日的女婿放出屁來。香比黎膏糖。今天的女婿說出話來。臭過黃狼屁。似這般的丈母。簡直不成了丈母。成了個老搗。



紅

張碧梧

自。知。爲。何。故。也。因。常。留。東。軒。讀。非。至
夜。深。極。倦。不。歸。寢。家。人。異。而。問。之。願
亦。莫。從。所。答。則。曰。固。不。思。睡。而。已。一
夕。夢。回。涼。月。甚。皎。隔。帳。瞥。見。一。影。伏
案。仰。面。望。月。予。身。頓。如。沃。冰。初。疑。爲
家。婢。未。睡。願。何。由。入。我。室。舉。帳。視。之
頓。失。所。在。予。心。爽。然。疑。爲。眼。幻。而。心
甚。志。志。由。是。歸。寢。愈。晏。數。日。亦。無。他
異。幾。忘。之。矣。蛟。川。固。無。電。燈。僅。燃。手
照。燈。暈。之。光。廣。不。及。尺。睡。久。眼。花。易
生。幻。纒。一。日。予。復。不。寐。仰。對。衾。影。心
神。寥。然。月。黃。媚。人。燈。瘦。似。鶴。忽。聞。吹

塵塵談鬼

紅樓一角中陳設得十分精雅一色的紅木器具光滑油潤不染纖
塵桌上放着一盞紅紗罩電燈燈光照向四壁都映成淡紅顏色向
窗有一張紅絨沙發上坐着兩個紅衣女郎年紀都輕總在十六七
歲臉色嬌紅映着這紅色燈光更顯得艷麗這時都默坐無言過了
一會坐在左邊的女郎先說道阿紅妹我們這樣靜坐太覺枯寂無
味必得想個消遣的方法阿紅道月紅姊你真能先獲我心我正也
這般想祇是想不出個方法月紅沈吟了一會道我到有個計較在
此不知你可以爲然阿紅道祇要能夠消遣我都肯贊同你且說罷
月紅道如今學校裏面不是常常開辯論會麼是由教師出一個題
目甲組論題的正面乙組却論反面辯論之後誰的理由充足算誰
得勝這事很有趣味如今我們也可仿照這個意思隨便說出一個
字來不必辯論祇將這個字的意義盡量解釋誰解釋的多就是誰

紅

紙火聲。嘆然訝爲鼠。動反枕。窺之赫。然一女子也。下浣月色最明。雖隔蚊帳。了然可辨。着白衫子。紫色棉綢裙。梳後髻。左手燃紙。右捧水烟管。且吸且望月色。若不知帳中有人者。予大驚。欲呼而聲似啞。欲起手足皆不舉。若夢魘然。心念此女若近帳者。殆矣。幸良久尙無惡意。亦無去志。予時神志漸定。胆亦斗壯。欲觀其異。突然掀帳而起。忽聞屋角夜鴟囀然一聲。殘燈頓熄。但如冷風之過耳。毛骨悚立。月色如舊。景狀已非。吹火之女不知。

勝利。你道可好。阿紅連聲贊好。又道我們解釋那個字呢。月紅道。隨意選一個好了。說着四下裏望了一會。又道你看這房間裏面。紅色的物件居多。我們又是穿的紅衣服。名字又都叫做紅。就拿這「紅」字當題目罷。阿紅道好極。你先說罷。月紅略一沉吟。便道我說「紅」字的意思。是很爲吉祥。所以人家有了喜慶的事。門上繫的是紅綵。堂前掛的是紅燈。地下鋪的也是紅毡。氈從大門起。一眼望進去。處處都是紅色。小而言之。賞人的喜錢。也是用紅紙包的。「紅」字若不吉祥。人家爲何喜歡用紅呢。阿紅接着說道。「紅」字不但是吉祥。並且是很高貴。月紅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麼。月紅道。高貴麼。我不能明白你的意思。阿紅笑道。眼前的事實。你竟想不到麼。中華民國是由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組而成。所以用這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這個紅色。正是代表我們漢族。如今漢人最多。勢力也最大。人人都

何往迴翔室中者。忽然一我而已。是夜竟不能睡。次日若擷大疾。憊不能起。又不敢驚家人。祕不自宣。而心輒自念。幽靈夜顯。其生前必有慘痛之事。銜怨以歿。其欲我爲昭雪之乎。因私訪之鄰里。輒相吞吐其詞。終未得其端倪。會月抄收租人來。其人老而悖。獨健談。予私引之僻室。突詢之曰。此屋夜殊不安。是何鬼異。而乃以賃人。不以人命爲兒戲耶。其人大惶恐。初不肯言。久之乃云。事誠有之。然不關我。吾聞之我主人。而主人又聞之。

塵塵談鬼

得尊重我們那麼代表我們的紅色。自然也連帶的高貴了。月紅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但我因此也想出個風趣的解釋來。在前清時候。嫡庶的界限劃分得極嚴。必須是明媒正娶的妻子纔可穿大紅裙子。至于討回來的姨太太。再也莫想能穿上身。至多像那位袁皇帝背人偷坐龍位似的。暗地裏穿他。一穿罷了。穿紅裙子。必得有資格。這「紅」的高貴。就可想而知了。阿紅道。又論到我說了。我說這「紅」字。又非常時髦。你看如今建造時式洋房。縱然不全用紅磚。也得夾用不少。因爲用了紅磚。不但是時髦。且含有美術意味。呢。月紅趕快也道。人的職業上面。若加上個「紅」字。這人定然不久就可發財。阿紅聽了。這話不解道。此話怎講。月紅道。做官的人。會拍上司的馬屁。得着上司的歡心。要實缺。就得實缺。想差使。就有差使。這個算做紅官。在洋行裏當買辦。交際闊生意。多能替行家賺大錢。行主就

紅

前居停。前居停實親見此鬼。宅相不安。始以售人。蓋五十年來。已三易主矣。鬼時出時沒。固不爲人害。而人終惡之。故吾主人又遷去。出屋以賃外客。以凡爲主。著莫不知是室之有凶也。鬼姓黃氏。歿年才二十。爲其父活釘之棺而斃。其事可慘。其遇可悲也。予更欲詢之。則搖首曰。閨闈之間。事有難言者。老奴耄矣。豈願再造口孽。予遂不更問。亦不爲人言。宿西軒如故。直至家君瓜代。全眷蒞滬。始於舟次。爲家人言之。無不咋舌。且爲我危。

很奉承他。一些不敢得罪他。這就叫做紅。買辦再說。當妓女的。靠着媚視。狐行花言巧語。將嫖客騙得糊裏糊塗。儘量將錢拿出來。送給他們。用還口口聲聲稱讚他們好。他們的生意就此日興月盛。這又叫做紅。信人。你想這三種人。既到了這紅的地步。還有不發財的道理麼。阿紅道。不錯不錯。又要我來說了。說些甚麼呢。

正在這個當兒。他們忽聽見外面一片嘈雜的聲音。似乎都嚷着道。紅……紅……紅。阿紅和月紅不知是甚麼事。連忙走到洋台上。向外觀看。見大街上有一大個人叢。人叢中站着幾個人。身穿紅衣的人。肩上擱着一塊大木板。當中一個大「紅」字。旁邊還有些小字。兩人定睛看時。方始看得明白。原來是說有一本「紅雜誌」已經出版。材料很豐富。叫人快去買。月紅道。我們方纔談紅。如今竟有紅雜誌。來了奇極巧極。我必得買一本。來看個究竟。當即叫人去買。一會。

也。今有自蛟川來者。予輒以此屋爲問。則曠廢久矣。

歌場瑣聞

一葉

亦舞臺於上月底停鑼。歇夏一月。屈指開幕之期。當在下月初旬。班底仍舊。角色則稍有更張。綠牡丹劉漢臣不動。白牡丹連否未定。小鴻聲赴津。劉天紅受煙台之聘。聞臺主沈少安言。秋間開幕。擬以重金聘余叔岩及程豔秋。若余程不來。則改聘高慶奎。

歌場瑣聞

已經買來。阿紅看了。就問道。這書既叫紅雜誌。我以為定是用紅紙印的。縱不用紅紙。至少也得印紅字。方覺名副其實。月紅道。你這個見解未免太狹窄了。我想。這本書的形式上。雖然不紅。但他的精神。一定是很紅的。因爲這本書。必是編輯人和撰述人的心血的結晶。體心血不是鮮紅的麼。

阿紅道。你的話倘若不錯。編輯人和撰述人是絞出血。將這雜誌的精神。染得通紅。那麼。這本雜誌的銷數。必然很大。獲利也必很豐。編輯人和撰述人享受的利益。必也不小。豈不也成爲紅編輯人和紅撰述人了麼。

阿紅說罷。和月紅握手而笑。

紅

五九

及尙小雲。萬一高尙亦不能來。則排演狸貓換太子。以綠牡丹飾寇承御。劉漢臣飾陳琳。添置彩景。與各舞臺競爭。刻已從事籌備云。

亦舞臺歇夏之前。天蟾全班由杭返滬。杭州鳳舞臺經理王煥清。即來滬與沈少安商。擬將亦舞臺原班移杭。演唱一月。嗣以他故。議忽作罷。白牡丹與劉漢臣。遂往共舞臺客串數日。綠牡丹則膺天津廣和樓之聘。演唱兩星期。沈少安與之偕往。大約月底返滬。仍入亦舞臺云。

滑稽問題

鶴羣會

(一)上海馬路上有兩種車子。性質完全相反。而人家見了。簡直是沒有一個不要逃走的。是甚麼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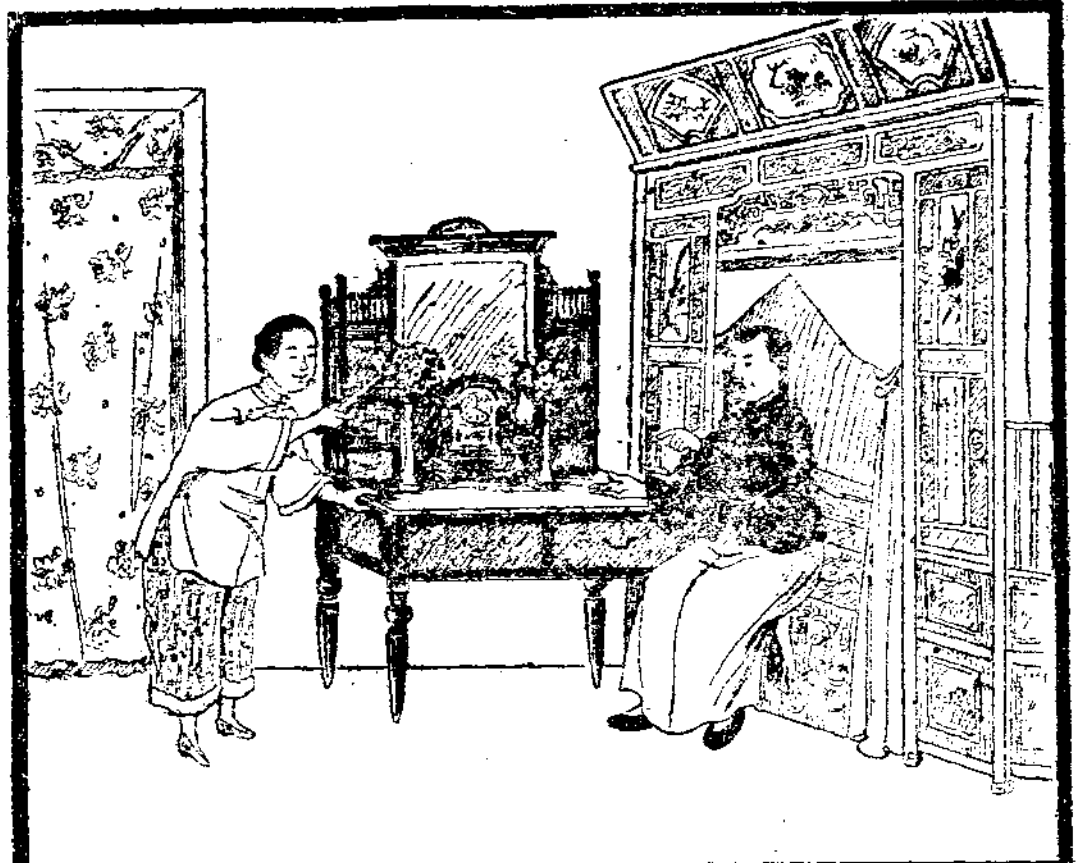
(二)赤膊的人。等於民國的銅元。爲什麼緣故。請說一些理由出來。

(三)冰忌淋有一種很有趣的別名。諸位曉得麼。請猜猜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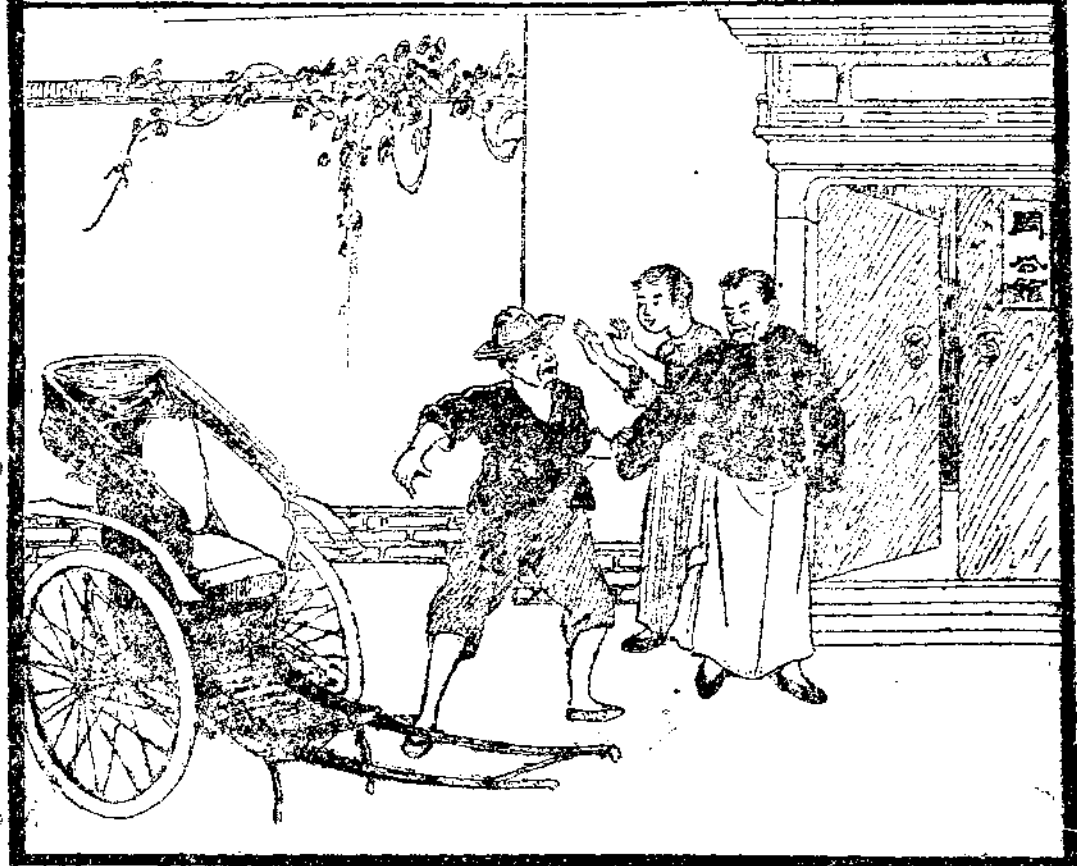
上面三種滑稽問題。其完全能夠答中。請在下禮拜三以前投寄紅雜誌編輯部。當有一些小玩意兒送給諸位。



第三回 怕老婆孔子文受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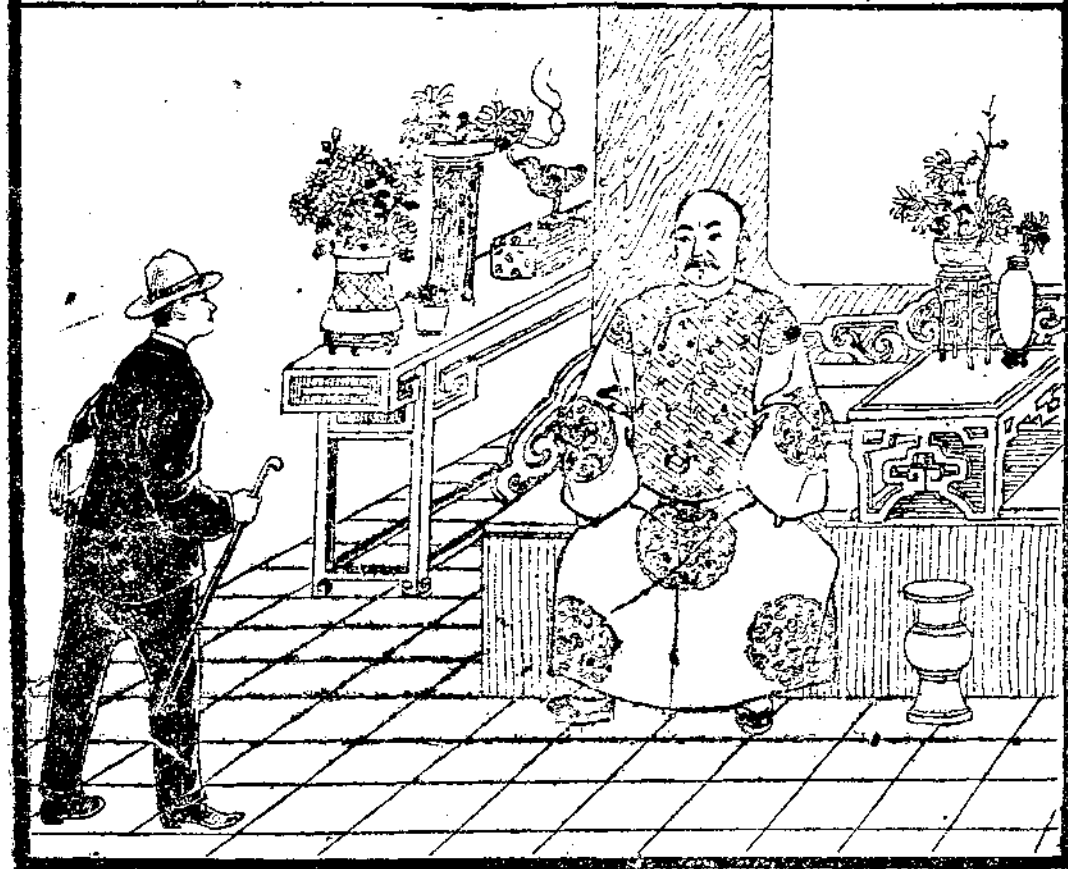
訓劣子周樹雄發威



第三回

怕老婆孔子文受氣

訓劣子周樹雄發威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回 怕老婆孔子文受氣 訓劣子周樹雄發威

前回書說孔太太用絞絲針刺他丈夫孔子文小膀上的肉。究竟子文是血肉之軀。着這一針。焉得不痛。可巧他這時候還在那裏做一個極香甜的好夢。夢和從前一班詩社中的朋友。月下花前。吟詩聯句。正當擊鉢催詩。逸興遄飛的時候。忽然來了。他素日賞識的一個妓女。真是月明林下美人來。衆朋友都起身相賀。子文心中雖然歡喜。但當着許多人面前。不敢不放穩重幾分。偏偏有位好事的朋友。教這妓女坐到孔老夫子腿上去。古人說。一樹梨花壓海棠。今日偏教一枝海棠壓梨花。子文口中雖說。你們不必打哈哈。尋我開心。心裏却巴不得他過來。果

然這妓女很肯聽別人說話。就此嫋嫋婷婷的走到子文面前。笑盈盈向他腿上坐將下去。誰知剛纔一坐就覺腿上痛澈肌膚。子文從睡夢中痛醒。一睜眼見太太用針刺他。還道東窗事發。他太太吃醋來了。慌忙一躍起來。央告道。請你饒我這次。下遭決決不敢了。太太氣憤憤的說。你既然曉得我要回來的。爲甚這般早就急於挺屍呢。子文聽了。方知太太怪他早睡。沒起身迎接之故。不涉吃醋問題。這罪名可已從一等有期徒刑減爲四等。心中安穩不少。說我本來要等太太回來伺候的。只爲多喝了幾杯酒。不知如何。一上床就睡着了。實是我的該死。請太太責罰。以儆下次。說時伸出手。擱在梳粧檯上。專等太太打他手心。孔太太見此情形。忍不住噗哧笑了。說誰願意打你這個厚皮。下遭我不回來。你可要先睡了。子文沒口答應說。決決不敢。以後太太一夜不回來。我也秉燭達旦。就是孔太太幸虧有這一笑。方把張公館中。被周少雄辱罵的悶氣。消却一半。還有一半。却在

枕邊細細告訴他老爺知道。子文聽了。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說反了反了。他老子周樹雄見了。我還不免尊一聲老夫子。何物後生小子。黃毛未退乳臭。未乾胆敢得罪前輩的夫人。真正豈有此理。今夜你且不必生氣。明兒我一准去見他老子。務必教他重重的申斥。這小孽障一頓令他下遭見了尊長。不敢放肆。就得了。孔太太聽老爺這般說。胸中餘剩的一半氣也就平了。但太太之氣雖平。孔老爺却無端過來了一肚子的閒氣。他想自己太太何等尊嚴。我且不敢得罪。豈是別人所能輕於冒犯的。而况是晚輩小子。這個氣未免大了。所以他轉了一夜的念頭。決意明日一早就去告訴周樹雄。老大人。乃郎如此這般的無理。非得教少雄當面請罪。給還他面子。不可打定主見。到第二天黎明。就預備起身。看看他太太香夢正甜。又嚇得不敢動彈。皆因他素知太太的被頭風最重。現在他好。個頭上自己一轉動。驚了他。就是彌天大罪。往往要罰他多少天。不許上床。因此。

子文就使自己睡醒了。要起來見太太。未醒他也祇能縮在帳角裏等候他太太。醒來轉側的時候。方敢下床。今兒雖然爲着太太。本身上的公事。但他也不敢明知故犯。因恐太太翻轉臉來說我沒教你這般早出去。那時又是自己一身之罪。算他乖巧。依舊橫下。眼睜睜看着他太太。等他醒了轉動自己也可以出來了。偏這一天孔太太的睡興極濃。子文從六七點鐘等起。直等到十點鐘左右。方見他太太咳了幾聲嗽。翻了一個身。子文也嘆一口氣跨下床來。太太睜開眼。問他做什麼。子文陪笑說。我想起來了。皆因昨兒周家的小畜生得罪了你。我打算去拜會他家老大人。告訴一切。好讓他做戒做戒兒子。一來免得他日後再得罪別人。二來也可以消消你的氣呢。太太說。時候還早。你何必這般性急。爲何不再睡一會起來。子文說。時候不早了。你看鐘上不是十點敲過了麼。太太探頭望一望鐘。也不做聲。又翻一個身睡了。子文方敢教人泡水洗臉。他牙齒本來是常年不

刷的。所以底下人也沒替他預備漱口杯。子文擦過一把面。就算了數。另有娘姨端正粥上來。小菜是一碟鹽水豇。一碟大頭菜。一碟油炸檜。一碟豆腐乾。這是老爺用的菜。到太太吃時候。另有火腿。薰魚。皮蛋。海蜇。幾味。也是老爺吩咐特備着。孝敬太太的。他自己却罰咒。也不敢動一動呢。當下吃完粥。懶於取手巾。就拿袖子擦一擦嘴。穿上馬褂。戴了帽子出來。不意走到門口。一陣風吹得他兩眼淚流不已。原來子文年輕時候。不知如何得了個迎風流淚毛病。到如今還是眼眶子紅得像齊天大聖的火眼金睛一般。吹不得風。一遇風就要流淚。摸一摸身邊沒帶眼鏡。慌忙縮回家。取了他常用的一副茶精玳瑁邊大框子眼鏡帶上。重複出來。想周公館離這裏並不十分遠。還是步行過去罷。一路走着。他自命是名教中人。所以走在路上。也是規行矩步。一擺三搖的。無奈他這種聖人門下的走相。若在數千年前。聖人還在世的時候。行動起來。自然一班人要望之儼然。鞠躬而避。

之。了。無。奈。於。今。聖。人。去。世。已。久。門。下。士。也。都。轉。了。不。少。代。人。生。孔。老。夫。子。一。個。人。要。獨。傳。他。祖。先。的。教。化。你。想。談。何。容。易。呢。而。况。上。海。租。界。上。行。人。摩。肩。推。轂。車。輛。擊。電。追。風。怎。容。得。你。一。個。人。在。路。上。大。搖。大。擺。所。以。子。文。走。不。到。兩。三。條。馬。路。已。連。受。巡。捕。黃。包。車。夫。汽。車。夫。的。呵。斥。了。好。幾。次。子。文。氣。得。鬚。子。也。幾。乎。蹣。跚。將。起。來。想。想。上。海。地。方。的。路。實。在。難。走。幾。個。銅。子。也。決。決。省。他。不。得。因。仍。喚。一。部。黃。包。車。坐。到。周。公。館。下。了。車。給。他。四。個。銅。子。車。夫。因。子。文。沒。講。價。坐。車。像。煞。是。個。闊。老。現。在。祇。給。四。個。銅。元。如。何。肯。答。應。拿。他。說。你。不。講。價。坐。的。車。極。少。須。得。一。角。小。洋。缺。一。個。沙。壳。子。也。不。行。的。子。文。聽。說。直。跳。起。來。道。從。我。公。館。門。口。到。此。雇。你。們。黃。包。車。至。多。也。不。過。八。個。銅。元。的。事。而。况。我。自。己。跑。了。一。半。多。路。程。八。十。文。打。個。對。折。四。枚。銅。子。公。平。無。欺。你。還。心。不。滿。意。可。謂。貪。得。無。厭。了。黃。包。車。夫。那。懂。他。掉。文。的。言。語。拖。住。他。衣。服。要。錢。子。文。擺。洒。不。脫。只。顧。頓。足。大。罵。驚。動。周。公。館。門。房。出。來。見。

此情形他原認得子文。說我道什麼人。原來是孔老爺。又喝那黃包車夫道。你有話好好兒講。爲何拖老爺們的。衣服。車夫說。我不管老爺。皇帝坐了車。車錢終得給的。他不給錢。我自然要拖他上巡捕房去。子文分辯說。我何嘗不給你車錢。四枚銅元。不是在手裏嗎。隨將自己叫車的始末。一一告訴那門房。那門房聽他祇給四十文車錢。也覺似乎太少。因說。他們拉車的。苦得很。孔老爺你就添了他幾個罷。子文聽那門房手臂灣灣朝外。曲反幫着黃包車夫。教自己多出車錢。這個氣可更大了。當時臉一落。便要同那門房淘氣。可巧馬路上巡捕見他們吵鬧。過來干涉。車夫訴說情由。巡捕聽了。也教子文再加四十文錢。子文雖曾做過官。但做官的都怕外國人。巡捕是外國人用的。他自然也有些害怕了。聽他這般判斷。倒不敢不依。當又摸出四枚銅元。湊足八十文。給那車夫。還惹那車夫帶說帶罵的走了。子文氣得發昏。幸虧那門房過來相勸說。孔老爺。這班拉車的都是粗人。

懂得什麼。惟有敲竹槓。却是內行。你下回坐車。只消先同他們講了價。就不怕他們爭多嫌少了。不然就喚巡捕過來。巡捕也幫他們赤脚人。不幫你坐車的。你就吃了虧咧。子文覺他這幾句話。倒還受聽。因把適間恨他的一股氣。無形打消。問他你們大人可在家中。門房道。大人在家呢。他近來難得出去。也不輕易見客。想必你孔老爺來了。他一定要接見的。子文說。如此就煩你進去。回一句罷。門房答應曉得。果然進去不多一會。就出來說。大人有請孔老爺。子文慌忙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隨着門房。直進裏面。樹雄正拿着把鉛壺。在天井中澆花。子文見了他。遠遠站定身軀。門房上前稟報。孔老爺來了。樹雄慌忙放下鉛壺。對子文一抱拳說。老夫子久違了。子文也一恭到地說。老大人你也康健。樹雄笑着捻一捻鬚。子道。託福之至。當下便讓他書房中請坐。另有當差的泡上茶來。樹雄年紀約摸五十開外。方面大耳。八字鬚鬚。兩目炯炯。精神充足。頂髮微禿。腦後小辮猶存。挽一個

道士髻。頂在頭上。身穿藍甯綢大圓花袍子。袖管足有八寸左右。薑黃色花緞大襟背心。究竟做過督撫的人。身份猶在昂然上坐。自有一種威嚴。子文正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目不斜視。兩個人倒像演戲故事。重翻滿清當初下屬見上司的禮節呢。坐了一會。樹雄先開口說。不知老夫子今兒光顧。有何見教。子文恭恭敬敬的答道。一來是來請老大人的安。二來因世兄少雄。昨夜在張公館與內人竹戰。小有衝突。祇爲內人不知世兄的尊嚴。偶然觸犯。以致世兄動怒。將內人痛罵一場。回到家中。我也責備內人不該干犯世兄。祇恐世兄回來提及此事。老大人不明真相。故而特地來府請罪的。這幾句話原是子文一夜的盤算。故還說得宛轉動聽。樹雄聽了。呆得說話不出。原來他自以爲管教兒子很嚴。現在也祇知少雄在學堂中讀書。早出晚回。却並不知他在外胡鬧。和女人一同看戲這些事。祇有老太太肚內明白。還告誡家人。瞞過樹雄。此時被子文突如其來揭破真相。樹

雄怎不奇怪。皺着眉頭。想了一陣。說這件事。不知老夫子內中可有什麼誤會。也許不是小兒罷。子文忙道。決不誤會。正是世兄。樹雄又道。老夫子可曾親眼目覩。沒有。子文道。雖未親眼目覩。但內人却認得世兄。從前與他一同吃大菜看夜戲。有好幾回了。樹雄聽說。更覺詫異。又對子文看了幾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原來你這位道學先生的夫人。却是這樣一個人物。又想幸虧他來告訴我。少雄這般胡鬧。不嚴加管束。日後還了得嗎。心中雖這般想。面上仍聲色不動的說。承你老夫子親來關切。我很感激你的盛意。畜生這般放肆。我少停還得重重的責罰他。請尊夫人不必生氣。子文的本意。想樹雄把兒子喚出來。當面責罰的。現在聽他這般言語。也可算得交涉不會失敗。自己未便持之過力。所以坐了一會。也即告辭出來。回家他太太一聽。還不會睡醒。子文等他醒後。將自己往見周老大人的情形。一一告訴了他。孔太太自然歡喜。但周公館裏這個禍。可闖大了。樹雄送子

文出去之後。就進內找尋兒子。房間內不見有人。便問侍候他的娘姨。少爺那裏去了。娘姨回言。少爺上學堂去了。樹雄聽說。不由無名火發。伸手一個嘴巴。喝道。你還說少爺上學堂去的。我打爛你這說謊的嘴。娘姨手護着臉說。少爺自言上學堂去的。我也不曉得他究往那裏呢。樹雄又道。住了。我且問你。少爺昨夜什麼時候回來的。娘姨聽了。以爲少爺昨兒一夜未回這件事。老爺也知道了。那裏還敢隱瞞。再讓面孔晦氣。所以從實稟告說。少爺昨夜並未回來。樹雄一聽這句話。更氣得臉也黃了。他還料不到兒子竟成夜的在外過宿。這還了得。想想又是娘姨的不好。喝問少爺。既一夜不回。你是服侍他的人。爲何不來告訴。我知道你的胆量太大了。說話時。又是一個嘴巴。娘姨被他打得天昏地暗。心想照這樣下去。不知還有幾下子打。好在我也有大帽子擔當的。犯不着代人受過。便說。老爺明見。少爺不回來。做底下人的那敢瞞不稟告。皆因太太關切。不許我們多言多語。

所以老爺不問。我們以爲太太對老爺講過的了。所以一向不敢開口。樹雄聽了。說且住。照你這般說。可是少爺已屢次不回家過宿了麼。娘姨答道。正是。樹雄聞言。更氣上加氣。說好得很。你們幾個人。都串同作得好弊。當時他也不同娘姨多說。直往內房來找太太。這位太太娘家姓陸。乃是樹雄的填房。年紀也只四十不到。因生長富貴人家。養尊處優。不担心事。所以看上去十分後生。彷彿是個近三十的人兒模樣。雪膚豐肌。花容月貌。樹雄最歡喜他。娶了來二十年。連重話都沒敢說他一句。那少雄却是陸太太的親生。因樹雄元配沒生子女。陸太太替他生此一子。所以異常溺愛。樹雄雖然性氣方剛。但有些事。太太知道了。留中不發。故而樹雄也蒙在鼓裏。此刻被孔子文當面告訴。自己又親到兒子房中。勘破機關。一切情形。已無疑義。想太太不該如此包庇兒子。誤他終身。免不得要怒氣勃勃的。往房中來責問太太。太太此時還起身未久。正預備喚人梳頭。見老爺進來。笑

問你可是預備換衣裳出去拜客嗎。樹雄雖然在盛怒之下。但一見他太太這副笑容。一腔怒氣。覺再也發洩不出。懶洋洋的坐下。搖搖頭說。那一個拜什麼客。說着。嘔了一口氣。也不做聲。太太覺得奇怪。問他爲什麼這般生氣。樹雄又嘆一口氣說。你早知道了。何必還要問我。太太一聽這句話。可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說你講的話。忒奇怪了。又不是教人猜啞謎。怎如此隱隱約約。究爲着什麼事情。生氣呢。樹雄氣吁吁的說。小畜生昨兒一夜未回。你難道不會知道。太太於兒子時常不回家這件事。果然曉得。但昨夜回來不回來。他可委實沒有知道。聽老爺這般說了。不願教娘姨受過。因道。原來爲此。也許他昨兒看戲看夜深了。就宿在朋友家裏。亦未可知。樹雄冷笑道。難得一夜。也許宿在朋友家中。時常如此。難道朋友家開着客棧的。不成。太太倒被他問住了。半嚮沒話回答。樹雄又道。你們女人。大都一味的溺愛兒子。由他在外間胡鬧。曉得了。也替他隱瞞着。不讓我知

道。這。種。事。你。們。自。以。爲。愛。他。其。實。那。是。害。他。皆。因。孩。子。們。必。須。從。小。管。緊。了。到。他。們。有。定。力。有。見。識。的。時。候。再。放。鬆。他。那。時。大。歪。邪。也。不。致。歪。邪。到。那。裏。去。的。倘。若。自。幼。縱。容。着。養。成。他。一。種。放。蕩。不。羈。的。性。氣。到。大。來。習。慣。難。移。一。輩。子。做。個。浮。頭。浪。子。豈。不。誤。了。他。的。終。身。歸。根。結。蒂。何。嘗。是。你。們。女。人。溺。愛。不。明。之。過。呢。太。太。聽。樹。雄。埋。怨。他。不。由。心。中。生。氣。道。書。上。說。得。好。養。不。教。父。之。過。生。兒。原。要。你。老。子。教。訓。的。娘。那。一。個。不。歡。喜。兒。子。但。歡。喜。是。歡。喜。教。訓。是。教。訓。你。不。怪。自。己。沒。有。教。訓。却。反。來。抱。怨。別。人。歡。喜。錯。了。這。是。什。麼。道。理。樹。雄。被。他。這。句。話。堵。住。了。口。暗。說。好。利。害。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件。事。明。明。是。他。錯。的。現。在。被。他。翻。過。口。來。倒。反。像。自。己。錯。了。似。的。再。要。辯。論。料。想。也。駁。他。不。過。倒。不。如。趁。他。有。這。句。話。作。爲。結。束。待。兒。子。回。來。嚴。加。申。斥。料。他。有。言。在。先。就。不。能。再。來。說。情。倒。是。個。絕。妙。主。意。因。道。太。太。你。這。句。話。果。然。講。得。不。差。是。我。沒。教。訓。的。錯。了。少。停。小。畜。生。回。來。我。遵。你。的。命。給。

他點兒。豈。可。不。能。講。情。因。爲。歡。喜。兒。子。祇。能。喜。在。肚。內。不。能。阻。擋。父。親。教。訓。兒。子。難。爲。你。知。書。達。禮。懂。得。這。個。意。思。我。也。佩。服。之。至。說。完。這。句。話。也。不。等。太。太。回。答。自。己。站。起。身。跑。了。出。去。太。太。暗。道。不。好。方。纔。一。句。話。說。壞。了。老。爺。的。脾。氣。素。來。能。說。能。行。我。將。他。激。動。了。火。少。雄。回。來。一。定。被。他。重。責。重。罰。豈。非。自。己。護。兒。子。倒。反。害。了。兒。子。麼。想。想。沒。別。的。主。意。祇。有。命。娘。姨。守。在。門。口。待。少。雄。回。來。關。切。他。繞。道。而。行。不。可。與。老。子。相。遇。避。過。幾。天。鋒。頭。待。老。的。氣。平。了。就。沒。有。妨。礙。咧。定。了。主。見。卽。命。一。個。娘。姨。出。去。依。法。行。事。不。意。樹。雄。早。料。他。有。此。一。着。故。而。親。自。把。守。在。客。堂。中。出。出。進。進。的。人。沒。一。個。能。逃。他。之。目。見。娘。姨。出。去。喝。問。何。爲。娘。姨。啣。着。密。使。本。來。心。虛。那。禁。得。老。爺。這。一。聲。吶。喝。早。已。索。索。的。抖。得。不。能。回。話。樹。雄。冷。笑。一。聲。說。可。是。太。太。命。你。出。去。做。奸。細。給。少。爺。通。風。報。信。麼。娘。姨。被。他。一。言。道。破。更。面。紅。頸。漲。低。頭。無。言。樹。雄。喝。令。一。個。當。差。的。將。他。看。管。在。廂。房。中。鎖。了。門。不。許。他。

出去也不許他上樓通信。可憐太太還當他守在公館外面。少雄回來得了信。自不致受老子責罰。心中不勝歡喜。這天少雄直到吃過中飯。方坐着汽車回來。車門上皮袋中有一個白洋布手巾書包。是他常年寄存着。惟有回家時候。拿一拿。算是在老子面前做一個上學堂幌子的。此刻回轉家門。免不得又要借重他。做一個過路的護照。汽車開到門首。他也隨手抽出書包。命汽車夫不可跑開。停一刻。我還要出去的。吩咐過了。開門下車。興匆匆的往內直走。他此來原爲換一身衣裳。並不知眼前就有禍事發生。因此一團高興的進來。不意走到客堂門首。陡聞一聲喝道。畜生慢走。少雄抬頭見是他老子。高坐堂皇。怒容滿面。盛氣而待。少雄素沒見過他這副嘴臉。此時不免吃了一個大嚇。未知樹雄怎樣的警戒他兒子。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

▽目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所 編輯主任 嚴獨鶴
 北京天津廣州漢口 上海四馬路 上海開北虬江路 世界書局
 電話 中四七二 局屋路書紅局
 世界書局 施濟羣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現金收買舊書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槧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 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冊寄來作樣

(二) 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 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 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 藏書樓謹啓

股份有限公司